

卷

七六五

金匱要略集註折衷

陳善同
識

金匱要略集註折衷卷五

漢張仲景原文

河南信陽胡毓秀補註

痰飲咳嗽病脈證第十一

問曰。夫飲有四。何謂也。師曰。有痰飲。有懸飲。有溢飲。有支飲。

陳修園曰。此分別四飲之名也。今人于四飲外加留飲。伏飲。而不知四飲之證。多起于水留不行。或水伏不出。亦何必另立病名乎。

唐容川曰。飲者水也。停茶停酒。凝液唾涕皆是。而分稠者爲痰。清者則爲飲。合津液者爲凝唾。走皮膚者爲水腫。惟仲景立四飲之名。而大略已咳。但此四者。仲景皆就犯飲之處而分別之。今人不知連網油膜。卽是三焦。爲水所走之路徑。是以

金匱要略集注卷五 痰飲咳嗽病脈證第十二
信陽義與補曰
四飲之分。不能確指其處。今特詳于下節焉。

問曰。四飲何以爲異。師曰。其人素盛。今瘦。水走腸間。漉漉有聲。謂之痰飲。飲後水流在脅下。咳唾引痛。謂之懸飲。飲水流行歸于四肢。當汗出而不汗出。身體疼重。謂之溢飲。咳逆倚息不得臥。其形如腫。謂之支飲。

陳修園曰。痰飲者。卽稠痰稀飲俱見也。懸飲卽懸掛之義也。溢飲卽流溢之義也。支飲者。如水之有派。木之有枝。附近于臟而不正中也。

唐容川曰。支本木支。支飲者。水飲上出。似木支上發也。今按其證。卽水飲上衝。

于肺之證。修園解支字。以諺旁枝。附近于臟。而不正中。夫不正中。則水飲究偏在何處。附近于臟。究在何臟。如何臟中無飲。而臟外獨得附之。試請言明。修園必然啞口也。謹按四飲。仲景皆以所走之路道。分其留犯所在。以爲名目。後人不知三焦。是以不解其義。內經云。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焦古作臑。乃有形之物。非無形者也。卽人身之膈膜油網是矣。凡人飲水從胃而散胃之四面。皆有微竅。西醫以顯微鏡照之。乃見水從微竅滲出。走膈膜油網之中。下入膀胱。故膀胱連于油網。卽入水之道也。內之油網。透出肌肉。則爲周身之白膜肥網。是名腠理。以其皮肉相湊之間。而有紋理也。水隨網油。透出肌表。則爲肥腫。及走四支。則爲疼重。總在此三焦網膜中也。水之道路。絕不在腸中。今人謂水至小腸下口。乃飛渡于膀胱。真是夢話。宜爲西醫所笑。不知內經三焦者。決瀆之官。已將水道一一指出。

證以仲景此節義尤顯然。仲景言痰飲之人素盛者水氣充于肌腠也。今反瘦者則以肌腠中之水氣反入于內而走腸間不走網膜中矣。故腸中瀝瀝有聲。懸飲者水在脇下。脇下有油一大片俗名扳油。上連胸膈水停扳油中不得下。咳則引痛。懸度如此故名懸飲。必知扳油然後知所懸之處。扳油上連肝系故肝屬之部分溢飲者水入膈膜不下走油膜以達膀胱而溢出腠理以走四肢故稱溢焉。支飲者水在油膜中不下走膀胱而上犯于肺如木支上發之象故稱支飲。犯肺則走皮膚故爲腫。夫飲入于內則素盛者反瘦飲出于外則素瘦者反腫。合觀此節而三焦腠理水道膜油之義無不顯然。唐宋後無人知之。吾特大聲疾呼冀天下萬世復知軒岐仲景之理以活世也。幸甚。

水在心。心下堅築。短氣。惡水不欲飲。水在肺。吐涎沫。欲飲水。
水在脾。少氣。身重。水在肝。脅下支滿。噯而痛。水在腎。心
下悸。

陳修園曰。凡五臟有偏虛之處。則飲乘之。可以歷指其所在。水飲在心。心下悸動。有力狀如堅築。火爲水制而氣不伸。則短氣。惡水不欲飲。水飲在肺。吐涎沫。吐過多。則渴欲飲水。水飲在脾。中氣傷。則少氣。濕氣盛。則身重。水飲在肝。肝脈布脇肋。則脇下支滿。噯出于肺。而肝脈上出于肺。故噯則牽引而作痛。水飲在腎。水盛而凌心。起于臍下。跳動甚。則爲心下悸。

唐容川曰。心下堅築。卽堅實凝結之謂。解爲動而有力。非也。停飲則水不化。氣阻其呼吸而短氣。全書有飲而短氣者多矣。凡人飲水入三焦膜網。而下入膀胱。命門氣海中之陽氣蒸動其水化氣上行。是爲呼吸。所以水從三焦而下。氣卽從三焦而上。今水停心下。堅築而不得通。是以水不下行。氣不上出。以致短氣。水阻其氣。氣化于水之理。全在乎此。修園于化氣行水。未實知其情。故注短氣尙有未確。胡毓秀曰。水飲在肺。肺居心肝之上。水飲受木火之薰灼。則變爲涎沫。肺主布散津液。肺中津液變爲涎沫。不能下潤臟腑。故渴欲飲水。陳注解爲吐過多。有誤。水飲在脾。脾主油膜。膜中有水飲。水停則氣不化。故少氣。又水者氣之所化也。氣著于物。則化爲水。着于冷物。化水尤速。人身之氣由丹田胞室化氣上行。其路道皆在大腹油膜中。脾陽虛則氣化爲水。水不下行。氣不上達。故少氣。

內之油膜與外之肌肉腠理相連。水飲由油膜外滲于肌腠。故身重也。水飲在肝。脇下支滿。與懸飲水流脇下相同。噎而痛。與咳唾引痛相同。蓋肝肺之系相連。噎則肺動而肝亦動。肝脈布兩脇。水飲在脇下。故噎時牽引脇下作痛。陳注亦不明晰。水飲在腎。腎陽藏于胞中。腎陽虛則寒水不化。衝脈起于胞室。上至胸中。胞室爲呼氣之根。衝脈爲呼氣之路。寒水由衝脈呼氣上凌。心火則心下悸。水畏火尅。故也。

夫心下有留飲。其人背寒冷如掌大。留飲者。脅下痛引缺盆。咳嗽則撤已。胸中有留飲。其人短氣而渴。四肢歷節痛。脈沉者。有

留飲。

陳修園曰。夫心下有留飲。背爲胸之腑。水留心下。溢于胸中。而偏着于背。故其人背寒加掌大。飲留之處。陽氣所不入也。留飲者。脇下痛。引缺盆。以留飲于肝。而應于肺也。咳嗽則撒已。以飲被氣擊而欲移也。胸中有留飲。其人飲盛者。氣不伸。則短氣。飲結者。津液不輸。而口渴。四肢歷節痛。以飲邪橫流于肢節也。然不與歷節黃汗同者。以其脈沉者。責其有留飲。

唐容川曰。心之系在背。心下者。胸膈也。膈有留飲。由膈而走向背。後着于心。系之後。故冷只如掌大。正應心之部位也。與胸痺之心痛徹背。義可參觀。解爲靜處容邪非也。

胡毓秀曰。上節水在肝。脇下支滿。噫而痛。此節留飲。脇下痛。引缺盆。缺盆應肺。上節是肺動及肝。此節是肝病及肺。總見肝肺之系皆貼連背脊。故病能互相牽引也。又胸中者。由膈上至肺系之膜也。爲呼吸之路。胸中有留飲。正氣不能上升。則短氣。氣不升。則津亦不升。故口渴。胸中之膜網。連于周身之膜網。膜網外出。包肉連筋。筋又連骨。卽骨節也。水飲由膜網外滲于關節。則四肢歷節痛。脈沉者。有留飲。是總論其脈。言心下脇下胸中。凡有留飲。皆應見沉脈也。上節是論水有五臟之分。此節是論飲有部位之別。心下脇下胸中。明係三處對舉。使人辨留飲之所在。注家尙欠分曉。

膈上病痰滿喘咳吐發。則寒熱背痛腰疼。目眩自出。其人振振。

身閏劇必有伏飲。

陳修園曰。飲留而不去。謂之留飲。伏而難攻。謂之伏飲。此言飲之伏而驟發也。俗謂哮喘卽是此證。當表裏並治。如小青龍湯及木防己湯。去石膏加芒硝茯苓爲主治。

唐容川曰。膈上病痰滿咳喘吐爲一句。此是有飲之常證。非久伏之飲所獨見之證也。但尋常新飲。雖病滿喘咳吐而不必背痛腰疼。不必目眩自出。不必振振身閏。惟有伏久之飲者。則每一發作。不僅滿喘咳吐而已也。必兼見寒熱背痛腰疼。爲飲所伏之處。目眩自出爲竅道久疎之驗。振振身閏爲膜內筋節有伏邪牽引也。故斷爲伏飲。修園以爲伏飲是哮喘。不知伏飲不單指哮喘一證。

夫病人飲水多。必暴喘滿。凡食少飲多。水停心下。甚者悸。微者短氣。脈雙弦者寒也。皆大下後裏重。脈偏弦者飲也。

陳修園曰。飲病當求其所因。不必盡由于飲水。而卽飲水。可以例其餘也。夫病人飲水多。水停胸膈。必暴喘滿。凡食少。則脾虛不能制水。飲多。則水邪又因而增益。水停心下。甚者。水氣凌心而悸。微者。防碍氣道而短氣。若脈雙手俱弦者。寒氣周體也。皆因大下後。傷其中氣而裏虛。若脈偏于一手。見弦者。飲邪偏注也。醫者求其病因。當于虛寒二字加意焉。可也。

唐容川曰。雙弦乃爲虛寒。單弦則飲也。故以下十棗湯甘遂防已湯治飲。皆不顧

金匱要略卷之五 痰飲咳嗽病脈證第一 六 言身義且福印

虛。修。園。以。虛。寒。解。飲。之。所。由。致。謬。矣。

胡毓秀曰。氣者水之所化。氣着于物。則仍爲水。着于冷物。化水尤速。吾于上節已詳言之。人身無論心下脇下胸中。凡水所停之處。卽是陽虛之處。使陽氣不虛。則水之所過。皆能利之。下行決不致于停水也。唐注謂十棗湯甘遂防已湯。治飲皆不顧虛。不知諸方皆是去實邪。如內有乾血。用大黃蠶蟲丸。內有宿食。燥屎。用大承氣湯。相同。蓋實邪不去。則碍血氣之運行。此時雖極虛。亦所不顧。實邪攻去之後。再議補法。若實邪未去。雖補亦無益也。唐注不免略誤。

也。肺飲不弦。但苦喘短氣。支飲亦喘而不能臥。加短氣。其脈平也。

陳修園曰。此言飲脈之不弦者。大抵飲之未甚也。上言脈弦。弦爲陰象。陰則爲寒。弦則爲減。減則爲虛。不易之理也。然有不可以弦概之者。自當分別。肺飲則脈不弦。但若喘短氣。支飲上附于肺。同肺飲。故亦喘而不能臥。加短氣。其脈亦平而不弦也。余求所以然之故。蓋以弦者借木之象也。肺屬金而尅木。故肺之自病。不弦。肺之初病。亦不弦。病勢之未甚。則然也。

胡毓秀曰。仲景此章以痰飲懸飲溢飲支飲四證爲主。故首先揭出。爲通章之主。然四飲之見證。有水在各臟之分。有留飲伏飲之別。其脈亦有雙弦單弦不弦之異。皆讀者所宜知也。故欲論四飲。必先概論其脈證。以見此數節所論。乃全章飲邪脈證之通例云爾。

病痰飲者當以溫藥和之。心下有痰飲。胸脅支滿。目眩。苓桂朮甘湯主之。

唐容川曰。心下者。膈膜中也。膈膜中有痰飲。上循胸前。則胸滿。下走脇。之振油內。則脇支滿。膜油相連。歸根于肝系。是此痰飲證。属于肝經也。肝開竅于目。痰飲在肝。風水相搏。魂不得靜。故目眩而睛不定。觀小柴胡治目眩。是風火相搏。此方治目眩。是風水相持。便知此痰飲在胸脇。是犯肝經也。故主桂枝以溫肝。讀者幸無泛泛言之。與上水走腸間之痰飲不同。

苓桂朮甘湯方

茯苓

桂枝

白朮

各三兩

甘草

二兩

右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分溫三服。小便則利。

夫短氣有微飲。當從小便去之。苓桂朮甘湯主之。腎氣丸亦主之。

陳修園曰。微者不顯之謂也。飲而曰微。非氣非水。如陰霾四布。阻寒升降之路。則爲短氣。夫短氣之由。皆由于有微飲。法當從小便去之。蓋以膀胱爲水府。太陽之氣通于天。以苓桂朮甘湯主之。令膀胱氣化。則陰霾自散。而升降之氣順矣。若腎氣丸是從腑而求之。臟二方相爲表裏。故亦主之。

喻嘉言曰。微飲阻礙呼吸而短氣。當辨之幾微。若呼之氣短。是心肺之陽有碍。宜

金匱要略卷之五 辨食吐噎痢諸病第十一
竹陰壽身補日
苓桂朮甘湯通其陽。陽氣通則膀胱之竅利矣。若吸之氣短。是肝腎之陰有碍。宜腎氣丸通其陰。陰通則小便之關開矣。

唐容川曰。有飲者必短氣。誠以水化則爲氣。水不化則氣不生。故呼出之氣短也。水停則阻氣。水不化則氣不降。故吸入之氣短也。水飲重者。兼有欬滿等證。若但短氣而不兼欬滿等證者。爲飲未甚。但有微飲而已。凡水飲皆當利小便。此短氣尤屬水停不化。亟當從小便而利去之也。

夫。胡毓秀曰。微飲在胸膈者。宜苓桂朮甘湯補脾利之下行。陽虛氣不化者。宜腎氣丸溫腎化水爲氣。兩方雖皆利小便。而有治脾治腎之別。又按飲邪在表者。宜汗之外出。大小青龍湯是也。在裏者宜降之下行。小半夏加茯苓兩方是也。或從小便利之下行。苓桂朮甘湯。澤瀉湯。腎氣丸。五苓散是也。若甘遂半夏湯。

十棗湯。葶藶瀉肺諸方。皆因水飲伏留有地。已成有形之實邪。非降利所能治。故用峻藥攻而去之。與苓桂朮甘等所治之證。又有虛實之別矣。

苓桂朮甘湯方

見上

腎氣丸

見血痺虛勞

陳心蘭曰。微飲者。猶陰霾四布。細雨輕飛之狀。阻其呼吸而短氣也。經云。呼出心與肺。吸入肝與腎。若心肺陽虛。則不能化氣行水。用苓桂朮甘湯。振心陽。崇土以治之。使天日明而陰霾散。則氣化行矣。若腎虛水泛。則吸引無權。用腎氣丸補腎行水。使腎氣足。則能通腑而化氣。氣化則水道通矣。

病者脈伏。其人欲自利。利反快。雖利。心下續堅滿。此爲留飲欲

去故也。甘遂半夏湯主之。

陳修園曰。病者脈伏。可知其有留飲矣。其欲自利。利後則所留之飲。從利而減。一時反見爽快。然雖利而病根未除。心下續即堅滿。是去者自去。續者自續。此爲留飲。欲去而不能盡去故也。治者宜乘其欲去之勢而導之。以甘遂半夏湯主之。唐容川曰。欲去非留飲自欲除也。使其自欲除去。卽不治之亦必自愈。何必再用甘遂大力之藥哉。蓋欲去者。審其利後。反見爽快。是欲去此飲。乃得安也。故用攻藥去之。

胡毓秀曰。前言脈沉者。有留飲。此言脈伏有留飲。可知有留飲者。其脈皆應見沉伏也。兩處可以互參。又按此節與上兩節皆論痰飲。下卽接論懸飲。溢飲。支

飲皆承首節四飲之名。次序井然不紊。仲景文法甚精密。惜讀者不能解也。

甘遂半夏湯方

甘遂

大者三枚

半夏

十二枚以水一升煮取半升去滓

芍藥

甘草

如指大一枚炙

右四味以水二升煮取半升去滓以蜜半升和藥汁煮取八合頓服之。

尤在涇曰。雖利心下續堅滿者未盡之飲。復注心下也。然雖未盡而有欲去之勢。故以甘遂半夏因其勢而導之。甘遂與甘草相反而同用之者。蓋欲其一戰而留飲盡去。因激而相成也。芍藥白蜜不特安中抑緩藥毒耳。

脈浮而細滑。傷飲。脈弦數。有寒飲。冬夏難治。脈沉而弦者。懸飲。內痛。病懸飲者。十棗湯主之。

金匱要略卷之五 痰飲咳嗽病脈證第十 十 言易義與福印

陳修園曰。脈浮本非飲。浮中而見細滑。則爲傷飲。謂飲水過多。所傷乃客飲。而非內飲也。弦爲陰主寒。數爲陽主熱。前寒疝篇言數弦者。當下其寒。正可觸類而旁通。今按其脈。則弦數。察其證。有寒飲。是脈與脈相左。脈與證又相左。相左者。勢必相持。至冬之大寒。夏之大熱。偏寒偏熱之藥。不能兩全。故爲難治。脈沉而弦者。沉主裏。而弦主飲。其爲懸飲。內痛無疑。病懸飲者。十棗湯主之。

胡毓秀曰。此節論懸飲。以浮而細滑。傷飲引起。脈弦數。有寒飲。以弦數。有寒飲。引起。脈弦。內痛之懸飲。凡飲邪除肺飲不弦外。其餘皆應見弦脈。仲景已詳言之。脈浮而細滑。細滑亦弦脈之類。當屬飲病。脈弦數。有寒飲。其所以冬夏難治之故。注家皆不能詳其理。不知弦脈是寒飲之脈。其難治者。弦而兼數也。凡脈之浮沉。脈管外氣分主之。凡脈之遲數。脈管內血分主之。弦者。氣分之寒。數者。

血虛而火盛也。火熱旺于夏。夏月時溫氣分之寒。則益助血分之火。寒水旺于冬。冬月若清血分之火。則益增氣分之寒。極寒極熱之時。用藥相反相妨。故也。又脈沉弦者。懸飲內痛。弦爲飲脈。沉爲在裏。弦而兼沉。是飲邪伏處已深。非降利之劑所能治。故用峻劑以攻之。仲景論證論脈精細之至。惜注家不能解也。

十棗湯方

芫花

熬

大戟

甘遂

各等分

右三味。搗篩。以水一升五合。先煮肥大棗十枚。取八合。去滓。納藥末。強人服一錢匕。羸人服半錢匕。平旦溫服之。不下者。明日更加半錢匕。得快利後。糜粥自養。

病溢飲者。當發其汗。大青龍湯主之。小青龍湯亦主之。

陳修園曰。前言飲水流行。歸于四肢。當汗出而不汗出。身體重痛。謂之溢飲。夫四肢陽也。水在陰者宜利。在陽者宜汗。凡病溢飲者。當發其汗。然發汗亦有寒熱之別。熱者以辛涼發其汗。大青龍湯主之。寒者以辛溫發其汗。小青龍湯亦主之。胡毓秀曰。大小青龍湯。足太陽傷寒用之發汗。以驅外寒。溢飲病用之發汗。以除內飲。雖同用此二方。而用義有區別矣。又按大青龍湯治皮膚間之風水。小青龍湯治皮膚間之寒水。讀者亦宜知也。

大青龍湯方

麻黃

六兩

桂枝

甘草

各二兩

生薑

三兩

杏仁

四十個

大棗

十二枚

石膏

鷄子大一枚

右七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納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取微似汗汗多者溫粉撲之

小青龍湯方

麻黃

桂枝

芍藥

甘草

乾薑

細辛

各三兩

五味子

半夏

各半升

右八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納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

膈間支飲其人喘滿心下痞堅面色黧黑其脈沉緊得之數十

日○醫○吐○下○之○不○愈○木○防○已○湯○主○之○虛○者○卽○愈○實○者○三○日○復○發○復
與○不○愈○者○宜○木○防○已○湯○去○石○膏○加○茯○苓○芒○硝○湯○主○之○

唐容川曰○膈卽心下之膈膜○屬三焦少陽○少陽無下吐法○正以其在膈膜間○吐下
之不能愈也○三焦膈膜通氣行水之道也○故主防已中通有孔者○以行膜中之水
仲景治膜中之義○可由此推之○

胡毓秀曰○心下卽膈膜○膈間爲水火氣血往來之路○此處有寒飲阻滯○則水氣
之升降不利○故見喘滿○膈膜又正當心下爲心火布化之地○膈間水飲受心火
之薰灼○則結而爲痰○此心下痞堅之由生也○其脈沉緊○沉爲裏○緊主寒○爲寒水

在裏之脈。面色黧黑者。陽明脈絡于面。土不制水。水飲由陽明脈上干。故不見土之黃色。而見水之黑色。此水飲在膈膜中。不在胃中。是以吐下之不能愈。故木防已湯用防已以行膜中之水。用石膏清熱化痰。以去痞堅。虛者痰結不固。服之即愈。實者心下痞堅已甚。痰結已固。非石膏清解所能治也。故愈未久而復發。宜木防已湯去石膏。加芒硝之鹹。以軟堅。茯苓之淡。以利水。而膈間之飲邪自除矣。註家尙少分晰。

木防已湯方

木防已

桂枝

各三兩

人參

四兩

石膏

鷄子大二枚

右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分溫再服。

木防已去石膏加茯苓芒硝湯方

木防己 桂枝 各三兩

人參 四兩

芒硝 三合

茯苓 四兩

右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納芒硝。再微煎。分溫再服。微利則愈。

心下有支飲。其人苦冒眩。澤瀉湯主之。

胡毓秀曰。心下卽膈膜。心下有支飲。與上膈間有支飲相同。其分別處。上節心下痞堅。是膈間支飲結而爲痰。故用石膏芒硝清熱軟堅。此節其人苦冒眩。是膈間支飲循胸中之膜走空竅上犯頭目。故用澤瀉白朮健脾利水。水飲下行。冒眩自除矣。

澤瀉湯方

澤瀉

五兩

白朮

二兩

右二味以水二升煮取一升分溫再服

支飲胸滿者厚朴大黃湯主之。

胡毓秀曰胸膈間為水火氣血往來之路氣行而水在其中血行而火在其中此節胸滿有支飲用厚朴枳實大黃正因血分火盛挾水飲壅塞于胸中也大黃色黃味苦形大而氣烈能逐血分之鬱熱用枳實降之下行熱清氣降而胸滿自除矣。

厚朴大黃湯方

厚朴

一尺

大黃

六兩

枳實

四枚

右三味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分溫再服。

唐容川曰。此如大陷胸湯之水火交結。以下火者下其水。故二方用大黃芒硝。以見飲證不盡虛寒。學者慎無執一也。

胡毓秀曰。治病處方。要分開氣分血分。蓋人身水火氣血。並行不悖。皆由油膜中往來。飲證是陽虛水停不化。屬于氣分之虛寒。其有熱者。乃血分火盛。氣分仍虛寒也。唐注謂飲證不盡虛寒。而不分開氣分血分。不免含混。

支飲不得息。葶藶大棗瀉肺湯主之。

陳修園曰。此爲支飲氣閉者。出其方也。肺主氣。爲出入之路。支飲不得息者。乃飲邪壅肺。填塞氣路。方用葶藶洩肺氣以開之。大棗補脾土以納之。氣息暢矣。尤在涇曰。不得息者。肺滿而氣閉。閉則宜開。葶藶入肺。通閉洩滿。用大棗者。不使

傷正氣也。

胡毓秀曰。以上數節。皆論支飲。其證或喘滿。心下痞堅。或苦目眩。或胸滿。不得息。總見支飲是飲邪在胸膈。循胸膈之膜。而兼犯各處也。有單病氣分者。澤瀉湯。瀉肺湯。是從氣分利之。洩之下行也。有兼病血分者。有寒則用桂枝溫通之。有熱則用大黃降洩之。總見胸膈間是水火氣血往來之路。故病有氣分血分之別。

葶藶大棗瀉肺湯方

見肺癰

嘔家本渴。渴者爲欲解。今反不渴。心下有支飲。故也。小半夏湯

言易義興福印

金匱要略卷之五 痰飲咳嗽肺病諸論第十一

主之。

陳修園曰。凡嘔家必傷津液。本應口渴。渴者病從嘔出。為欲解。今反不渴。是胃中之客飲可盡。而胃外之水飲常存。心下有支飲故也。以小半夏湯主之。

胡毓秀曰。此辨飲有在胃在膈之分。胃中有飲。則作嘔。使飲只在胃。而不在膈。則飲從嘔出。嘔後津液傷。必渴。而胃中之飲。亦從嘔解矣。心下即膈膜。與胃相連。胃病能及膈。膈病亦能及胃。嘔後本渴。今反不渴。是胃中之飲。雖由嘔解。而膈間之飲。又流注于胃。心下膈間有支飲。故不渴也。故主生姜散寒。半夏降水。以去膈間之支飲。陳注尚少分晰。

小半夏湯方

半夏

一升 一本五錢

生薑

半斤 一本四錢

右二味。以水七升。煮取一升半。分溫再服。

腹滿。口舌乾燥。此腸間有水氣。已椒薤黃丸主之。

唐容川曰。腸間有水氣。句足證水道在三焦膜油中。而不入小腸也。水走腸間。則爲停水。水停而不行于三焦膜油之中。則不化氣。而津不生。是以口舌乾燥。治法宜將未入腸間之水。引之走膜網三焦之故道。因用防已之紋理通徹。以通三焦之膜網。椒目色黑。性溫。溫少陽水中之陽。以助三焦之氣化。則水走膜中。津升口口。而矣。其既停于腸中之水。又當奪去。免阻化機。故用葶薤大黃以下之。知腸間與膜油間。路道各別。則辨飲乃有把握。

已椒薤黃丸方 防己 椒目 葶藶 大黃 各一兩

右四味末之密丸如梧子大先食飲服一丸日三服稍增口中有津液渴者加芒硝半兩

卒嘔吐心下痞膈間有水眩悸者小半夏加茯苓湯主之

陳修園曰無物曰嘔有物曰吐病人卒然嘔吐邪從上越則心下宜空曠無碍乃仍然心下痞是膈間停蓄有水水阻陽氣不升則眩水凌心主不安則悸者宜辛溫以開上焦之痞淡滲以通決瀆之壅以小半夏加茯苓湯主之

胡毓秀曰上節證是水停腸間此證是水停膈間膈與胃相連膈間有水膈病

及胃則卒然嘔吐病在膈不在胃也。膈膜正當心下水停其間則心下痞硬。水氣凌心火畏水尅則悸而不安。膈生于肝系肝司風氣肝脈上過目系膈間風水相搏循肝脈上行則目眩解爲水阻陽氣不升有誤。此節與上嘔家本渴節證本相同。但此節有心下痞眩悸等證較前爲劇。故用生姜半夏散寒降水。必加茯苓利水下行。仲景方絲絲入扣。注家尙少分晰。

小半夏加茯苓湯方

半夏

一升

生薑

半斤

茯苓

四兩

假令瘦人臍下有悸吐涎沫而顛眩此水也五苓散主之。

陳修園曰。假令瘦人則不應有水。今乃臍下有悸是水動于下也。吐涎沫是水逆。

于中也。而且頭目顛眩。是水犯于上也。形體雖瘦。而病實有水。此水病也。以五苓散主之。

胡毓秀曰。此承上節言悸有上下之分也。上節膈間有水。悸在心下。故以生姜半夏茯苓降之利之。此節胸中陽虛。悸在臍下。用苓朮利水。必用桂枝引心火下交胸中。以化水。其證不同。故方亦有別。讀者宜詳究也。

五苓散方

澤瀉

一兩六銖

豬苓

茯苓

白朮

各十八銖

桂枝

半兩

右五味爲末。白飲服方寸匕。日三服。多服煖水。汗出則愈。

欬家。其脈弦。爲有水。十棗湯主之。

陳修園曰。欬嗽證。表裏虛實七情勞傷俱致之。最爲虛損大關頭。然泛言之。連編不能盡。切求之不煩言而解。欬家其脈弦。爲有水。十棗湯主之。

唐容川曰。虛損欬嗽在肺痿門。與痰飲欬嗽不同。修園無別故。多致誤。

許仁則曰。飲食欬者。由所飲之水停積在胸。水氣上衝。肺得此氣。便成咳嗽。經久不已。漸成水病。其狀不限四時。晝夜遇諸動欬物。卽劇。乃至雙睛突出。氣如欲斷。汗出大小便不利。吐痰飲涎沫。無限上氣喘急。肩息。每旦眼腫。不得平眠。此卽欬家有水之證也。許氏自製有乾棗三味丸。用大棗六十枚。葶藶一升。杏仁一升。合搗爲丸。桑白皮飲下七八丸。稍稍加以。以大便通利爲度。

胡毓秀曰。以上諸節皆論欬證。所謂痰飲懸飲溢飲支飲是也。其病或在心下脇下。或令胸滿嘔吐。凡內有水飲而不作咳者多矣。自此以下。乃論咳嗽而兼

痰飲者許氏之乾棗三味丸是治水飲衝肺之方與十棗湯不同十棗湯仲景用之治懸飲懸飲是水停脇下振油中部位當屬肝故此節提出脈弦二字言水停于肝者例應見脈弦也振油上連胸膈水飲由振油中上犯胸膈是為支飲支飲衝肺則作咳嗽故下節支飲至一百日一歲亦宜十棗湯皆是治振油中之水飲與前治支飲之方有區別矣唐氏謂十棗湯治脇下是治支飲之根可鑑有卓見

十棗湯 見上

夫有支飲家欬煩胸中痛者不卒死至一百日或一歲宜以十

刺諸國曰效如響

棗湯。

陳修園曰。夫有支飲家。飲氣擾亂清道。動肺則欬。動心則煩。搏擊陽氣。則胸中痛。已有死道。猶不足死。延至一百日。或一歲。雖虛而元氣未竭。醫者不可畏縮。宜以十棗湯。單刀直入以救之。若未至一百日。或一歲。更不必言矣。

陳元蔚曰。凡人將咳之頃。喉間以硬非硬。似癢非癢。若有若無者。皆飲氣干之也。飲氣一干。則咳嗽作矣。

唐容川曰。諸家誤解支飲爲蓄在膈上。不知支字之義。且不知飲水遊行之道路。只緣唐宋後。不知三焦卽膈膜油網。而彷彿妄言。以爲飲在膈上。非也。蓋飲邪皆在膈膜油網之中。支飲在肝。已見上文。支如木支上發。蓋飲在板油中。爲肝所司。

之脇下也。此是支飲之根。上僭而居于胸膈之中。則為心下堅滿等證。此飲正在膈中。膈連于肝系。故肝之飲居于膈也。由膈上衝于肺。有如木支上發。則為胸中痛欬煩也。歷觀仲景所言支飲。或治胸前。是治支飲之類。或治心下。是治支飲在膈。或治脇下。是治支飲之根。十棗湯正是治其根也。

胡毓秀曰。支飲在胸膈。其證最多。有心下痞堅結而為痰者。木防已湯是也。有逆入胃中而嘔吐者。小半夏湯是也。或上攻頭目而為冒眩。或上攻于肺而為欬喘不得息。此皆支飲在胸膈。胸膈為網膜之關鍵。故能循胸膈之膜而兼犯各處也。十棗湯是治懸飲之方。懸飲水停脇下。扳油中板油上連胸膈。水飲由扳油上潛胸膈。是為支飲。支飲犯肺則作咳嗽。是此證支飲由于懸飲。乃支飲之根。邪在扳油中伏處已深。非尋常降利之劑所能治。故用峻劑以攻之。唐注

甚精。宜細玩之。

久欬數歲。其脈弱者。可治。實大數者。死。其脈虛者。必苦冒。其人本有支飲在胸中故也。治屬飲家。

陳修園曰。此復言治欬必先治飲。卽未定十棗湯之方。總不外十棗湯之意。久咳數歲。緣支飲積肺而欬。飲久不已。則欬亦久而不已也。其脈弱者。知邪不進。爲可治。實大數者。知邪日進。故死。其脈虛者。知正衰邪亦衰也。然邪雖衰而正不能禦之。亦能上蔽清陽之氣。故必苦冒。蓋以其人本有支飲在胸中故也。十棗湯當知其爲不易之治法。治屬飲家。

唐容川曰。此脈虛者必苦冒。是土虛而水得上干。故冒與上文心有支飲。其人苦冒眩。澤瀉白朮主之。證同。其不同者。此條有久欬也。然亦不得用十棗湯。仍須用白朮澤瀉加減主之。本書現有比例之證。何得妄擬十棗湯。致與症違。又觀下節時復冒者。與苓桂五味甘草湯。再下言冒者必嘔。復用半夏以去其水。凡言冒均不得用十棗湯也。

胡毓秀曰。上言一百日。或一歲不死者。皆宜十棗湯。是教人治飲不必顧虛。此節言脈微弱。教人治飲又要顧虛。此等義。注家皆少分晰。又玩此節下文支飲在胸中之義。可知久咳數歲。是因胸中有支飲。支飲在胸中。已致歲之久。正氣極虛。可知其脈弱者。脈與證符。氣虛而血不虛。故爲可治。脈管外行氣。脈管內行血。實大數。皆因脈管內血虛火盛。正氣既微弱。而又血虛火盛。此證若補氣。

分○之○陽○則○動○血○分○之○火○若○清○血○分○之○火○則○傷○氣○分○之○陽○氣○血○兩○虧○用○藥○相○反○相○
妨○故○爲○不○治○之○死○證○也○其○脈○虛○者○必○苦○冒○是○支○飲○由○胸○中○之○膜○走○空○竅○上○犯○頭○
目○此○飲○家○恒○有○之○證○按○治○飲○之○法○治○之○可○也○

欬逆倚息不得臥。小青龍湯主之。

陳修園曰。若欬而氣逆。倚几而息。能俯憑而不得仰臥。欬逆之甚。何以至此。大抵
久病多屬水飲。新病每兼形寒。以小青龍湯主之。內飲外寒。兼驅爲得。

胡毓秀曰。欬逆倚息不得臥。是水飲上衝于肺之證。宜葶藶大棗瀉肺湯。誤服
小青龍湯。所以有以下諸節之變證。以下諸方。皆救此方之逆也。修園謂內飲
外寒兼驅。未得其解。

小青龍湯方

見上

青龍湯下已。多唾。口燥。寸脈沉。尺脈微。手足厥逆。氣從小腹上衝胸咽。手足痺。其面翕熱如醉狀。因復下流陰股。小便難。時復冒者。與茯苓桂枝五味甘草湯治其氣衝。

陳修園曰。青龍湯溫散。惟有餘之人宜之。若誤施于下虛之人。其湯下咽已。卽動其衝氣。衝脈起于下焦。挾腎脈上行。至喉嚨。故多唾口燥。厥氣行而陽氣不治。故寸脈沉。尺脈微。手足厥逆。然多唾口燥。尙未顯上衝之形也。甚者氣從小腹上衝胸咽。手足厥逆。尙未至于痺也。甚者手足不用而痺。且其面色翕熱如醉狀。自腹

而胸而咽而口而面高之至也。然猶未至于脫。其上浮之陽。因復下流。陰股而不歸源。以行氣化。以至小便甚難。然既已下流。而時復上冒者。其故何也。蓋以腎邪挾衝大動。而龍雷之火無歸。如雷光之閃爍無定也。宜與茯苓桂枝五味甘草湯治其氣衝。

胡毓秀曰。腎邪挾衝大動。而龍雷之火無歸。腎邪是何邪。龍雷之火是何火。唐宋後多有此邪說。皆彷彿語也。此證本係肝腎陽虛。水飲上衝。誤用青龍湯發汗。湯內有麻黃細辛。發散太過。故肝腎陽氣隨之上越。凡衝氣皆起于少腹胞中。爲肝腎陽氣寄藏之所。衝脈亦起于胞中。挾臍左右上行。併足陽明脈。至胸中而散。上挾咽。陽氣隨衝脈上越。故上越胸咽。陽氣隨陽明脈上至頭面。故時復冒面。翕熱如醉狀。寸脈沉。尺脈微。手足厥冷。手足痺。皆陽氣上衝不復外達。

四肢之故小便難是膀胱之水寒結或下流陰股皆陽氣外越不能藏于胞中之故苓桂五味甘草湯重用五味斂戢衝氣用茯苓利水下行再用桂枝引心火下交于胞中而陽氣自用歸根矣陳注尚有未合

苓桂五味甘草湯方

桂枝

茯苓

各四兩

五味

半斤

甘草

三兩炙

右四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分溫三服

衝氣即低而反更欬胸滿者用桂苓五味甘草湯去桂加乾薑細辛以治其欬滿

陳修園曰此為肺中伏匿之寒飲而出其方也衝氣即低而反更欬胸滿者是下

焦衝逆之氣既平而肺中之寒飲續出也。桂氣勝而主氣。薑味勝而主形。以衝氣既降而寒飲在胸。寒飲爲有形之病。重在形不重在氣也。

唐容川曰。薑桂之異。修園以爲形氣之別。真含糊語。蓋未知衝脈之根源。是以不確。內經云。衝爲氣衝。衝脈起于臍下胞室氣海之中。乃下焦之一大夾室也。胞在膀胱後。胞中腎陽蒸動膀胱之水。則水化而下。陽氣歸根。不致衝上。腎陽者。卽心火下交于腎。合爲坎中滿象。所謂水火既濟也。凡人鼻吸天陽。其氣管歷心夾脊。以入腎。便將心火引入腎中。是爲火交于水。又穿腎系以達下焦。油網夾室之中。蒸動膀胱之水。則水化爲氣。陽不浮而水不停矣。若心火不下交。無真火以吸引歸根。則胞中之陽浮上衝。故主桂枝助心火之氣。達于胞宮。爲化氣行水之本。所以水行而陽歸于胞。不上衝矣。此用桂枝之義也。若此節之欬與衝不同。欬是肺

氣不收。衝是胞氣。上衝胸滿。與小腹上衝不同。胸是肺所司。小腹是肝腎胞宮所司也。故治欬者。主細辛甘薑以升陽。治衝者。主桂枝五味以納陽。大有分別。

苓甘五味薑辛湯方

茯苓

四兩

甘草

乾薑

三兩

細辛

三兩

五味子

半斤

右五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半升。日三服。

欬滿卽止。而更復渴。衝氣復發者。以細辛乾薑為熱藥也。服之當遂渴。而渴反止者。為支飲也。支飲者。法當冒。冒者必嘔。嘔者。

復納半夏以去其水。

陳修園曰。此言欬滿得細辛乾薑而止。而衝氣又因細辛乾薑而發者。宜于渴不渴辨之。若渴不止者。另治其衝。若渴即止而冒與嘔者。惟治其水飲。半夏一味。去水止嘔降逆。俱在其中。審其不渴。則用無不當矣。

唐容川曰。此言欬滿止而作渴。爲衝氣非飲也。不得仍用薑辛。若不作渴而欬滿不止者。爲支飲。非衝氣也。仍當用薑辛矣。細玩而渴反止者。下當有欬滿不止。意在故斷以爲支飲。通觀支飲。皆言欬滿。則知此處有欬滿不止之意。在仲景文如旋螺。此承上欬滿而言。故不再重其詞。而欬滿之意已見。古人文法簡奧。皆如是也。修園未能體會。不知支飲仍當用薑辛原方。不得誤作衝氣治之。惟衝氣有時。

復冒證而支飲者法亦當冒此不可以不辨衝氣之冒不嘔支飲之冒是飲犯胃必兼嘔證宜仍用薑辛原方加半夏以去胃中之水則愈勿誤認爲衝氣也

苓甘五味薑辛半夏湯方

茯苓

四兩

甘草

乾薑

細辛

各二兩

半夏

半斤

五味

半斤

右六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半升日三服

水去嘔止其人形腫者加杏仁主之其證應納麻黃以其人遂痺故不納之若逆而納之者必厥所以然者以其人血虛而麻

黃發其陽故也。

陳修園曰。水在胃者爲冒。爲嘔。水在肺者爲喘。爲腫。今水去嘔止。其人形腫者。胃氣和而肺氣未通也。用前方加杏仁主之。其證應納麻黃而不納者。以其人血虛。陽氣無偶發之最易厥脫。此方以杏仁代麻黃。因麻黃發其陽故也。

胡毓秀曰。麻黃細草叢生。形似毛孔。氣味清輕。直走皮毛。肺主皮毛。故麻黃入肺。爲肺經專藥。形腫邪在皮膚。係肺病。故應納之。而不納者。以久病津血兩傷。陽無陰不附。發之則厥陽獨行。而不四達。易致厥脫故也。

苓甘五味加薑辛半夏杏仁湯方

茯苓

四兩

甘草

乾薑

細辛

各三兩

五味

半夏

杏仁

各半升

右七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溫服半升。日三服。

若面熱如醉。此爲胃熱上衝。熏其面。加大黃以利之。

陳修園曰。面熱如醉。篇中凡兩見。而義各不同。前因衝氣病發于下。此不過肺氣不利。滯于外。而形腫。滯于內。而胃熱。但以杏仁利其胸中之氣。大黃利其胃中之熱。則得耳。

胡毓秀曰。此證本因久病後。在裏之津血兩傷。故上節以其血虛。不敢納麻黃。此證亦因胃中津枯。氣燥。不能濡潤谷食。谷食停蓄不化。結爲宿食。鬱熱循經。

上衝則面熱如醉。故于前方加大黃以去胃熱。而仍不廢薑辛半夏者。以水飲在膈膜中。胃熱在胃管中。病各不同。故也。此與前面翕熱如醉狀者不同。彼是胞中衝氣上逆。此是胃熱上衝。有中焦下焦虛實之別。

又按咳嗽病頭緒雖繁。當分外感內傷兩種。肺主皮毛。外感風寒。風寒入肺。則作咳嗽。有因外感而引起內傷者。或外寒內熱。無處發洩。薰肺作咳。或外寒引起在內之寒水。而爲水飲犯肺之咳嗽。凡此咳嗽皆因外感而起。至于內傷咳嗽。亦有肺病及不因肺病兩種。肺病咳嗽。一曰燥咳。氣喘痰澁。或帶血絲。久成肺痿。一曰痰咳。由于津液不散。咳逆發渴。喉中痰滯。此肺病咳嗽之因于熱者。又有水飲犯肺作咳。卽此篇所論之痰飲咳嗽病也。篇內方證已詳。毋庸再贅。此皆肺之自病也。此外又有肝氣上逆者。其證咳逆無痰。日輕夜重。咳噎數十

金匱要略卷五 痰飲咳嗽病脈證第十二 二十六 傷風身痛
聲不止。又有肝腎陰虛。衝氣上逆者。其證目眩咽乾。兩頰發赤。咳時牽引小腹
作痛。凡此咳嗽。皆因內傷而起。咳嗽證千頭萬緒。不能備舉。約而論之。大概已
略具于此矣。

苓甘五味加薑辛夏杏仁大黃湯方

茯苓

四兩

甘草

二兩

乾薑

細辛

各三兩

五味子

半夏

杏仁

各半升

大黃

三兩

右八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先渴後嘔。爲水停心下。此屬飲家。小半夏加茯苓湯主之。

陳修園曰。此于咳嗽後。忽又言及水飲。以水飲爲咳嗽之根。故言之不厭其復也。水停心下。當知其先後之分。何以爲先。渴水能格火。火獨行而上。灼則渴。可于未嘔之前。追溯其爲水停心下。何以爲後。嘔渴必多飲。飲多上逆。則必嘔。可于既渴之後。實指其爲水停心下。此屬飲家。醫者不問其已過之渴。只據其現在之嘔。而治之。以小半夏加茯苓湯主之。

唐容川曰。水化則爲氣。氣升則爲津液。故不渴。水停則氣不化。氣不上升。則無津液。故渴。渴則思飲水。後嘔者。停水既多。不能下行。則嘔矣。陳注解先渴爲水格。火不知津卽氣化所生也。所誤非小。

小半夏加茯苓湯方

見上

消渴小便不利淋病脈證并治第十三

厥陰之爲病。消渴。氣上衝心。心中痛熱。飢而不欲食。食則吐下之。不肯止。

陳修園曰。厥陰爲風木之藏。中見少陽相火。若風鬱火燔之爲病。藏燥求救于水。則爲消渴。消渴者。水入不足以制火。而反爲火所消也。其氣上衝心。心中痛熱。火生于木。肝氣通于心也。胃受木剋。而求救于食。則飢。然既受剋。而致虛。虛未回。則雖飢而仍不欲食。卽強食之。則隨肝氣上衝。而作吐。此厥陰消渴證。外兼見之證也。雖經云。二陽結。謂之消。二陽陽明也。渴得下則止。而此屬厥陰。下之不肯止。

胡毓秀曰。下焦丹田胞室爲肝藏血之所。肝之木火卽藏其中。衝脈亦起于此。上行併足陽明脈。至胸中而散。肝之木火循衝脈上逆。故見氣上衝。心中痛熱。飢不欲食。食則吐。諸證知丹田胞室肝之所司。又知上衝是循衝脈上衝。衝脈是合于胃脈。上至胸中。則此節之義不煩言而解矣。又按此飢字是心中懊懣。不寧。有似于飢。非胃中飢也。故不欲食。修園言胃虛未回。有誤。

陳修園曰。厥陰風木中見少陽相火。風鬱火燔。則病消渴。內經亦有風消二字。消必兼風言之。亦卽此意。且上消係太陰者。心熱移肺也。中消係陽明者。火燔土燥也。下消係少陰者。火虛不能化水也。時醫俱不言及厥陰。不知風勝則乾。火從木出。消證不外乎此。仲景雖未出方。然可于烏梅丸及傷寒論中各條。悟出對證之方。

金匱要略集注抄卷五 泄瀉小便不利淋病脈證并治一三二八 論身和日
唐容川曰。此言食則吐。與厥陰傷寒食則吐。咽不同。吐咽是寒證。故用烏梅丸。但
吐是熱證。木火上焰。故消渴下則傷津液。故渴仍不止。宜清木火。非言仍用烏梅
丸也。學者當會心。

寸口脈浮而遲。浮卽爲虛。遲卽爲勞。虛則衛氣不足。勞則榮氣
竭。跌陽脈浮而數。浮卽爲氣。數卽消穀而大堅。氣盛則溲數。溲
數則堅。堅數相搏。卽爲消渴。

陳修園曰。寸口脈浮而遲。浮不因表。卽氣不斂而爲虛。遲不因寒。卽榮不充而爲
勞。虛則衛行脈外之氣不足。勞則榮行脈中之氣亦竭。心榮肺衛消渴之治法可

悟也。更診其跌陽浮而數。浮卽爲氣。經所謂熱氣蒸胸中是也。數卽爲氣盛。氣有餘。便是火。火盛則消穀而大堅。堅而不能消水。如以水投石。水去而石自若也。且氣盛卽火盛。火熱本足消水。水入本能解渴。今胃中堅燥。全不受水之浸潤。轉從火熱之勢。急奔膀胱。則漫數。漫數則堅。愈數愈堅。愈堅愈數。堅數相搏。卽爲消渴。胡毓秀曰。寸口脈浮而遲。以下數句。不詳見證。理頗難解。然寸口脈診心肺。主榮血。肺主衛氣。要而論之。總屬血氣兩虛而已。肺爲清金。其形象天氣。升于肺。經肺之布散。則化津液。下潤臟腑。猶氣升于天。結爲雲霧。降爲雨露。同也。衛氣不足。則肺中津液少。心爲火臟。主生血。血虛則火亢。火盛移熱于肺。肺中津液。既不能制節心火。而心火又復形金。此消渴之因于上焦也。跌陽脈診脾胃。氣行脈外。浮則胃氣強。血行脈中。數則脾陰虛。蓋脾統血。血虛則火旺。故脈動。

快數脾胃陽氣盛則能消谷脾胃津血虛不能濡潤谷食故食停不化而大堅脾主膏油油膜中津血俱虛則油膜亦因而枯縮不能收攝水津水津盡由膜網下流入膀胱是以漫數即傷寒中之脾約證也漫愈數而腸胃愈堅實水津愈枯乏矣故堅與數相搏即為消渴此消渴之因于中焦也此節論上中焦消渴下節腎氣丸是治下焦消渴修園注此節可探者少又謂用竹葉石膏湯去半夏加括蕒根治上焦消渴吾以為宜加入養血瀉火之品又以人參白虎湯送下脾約丸治中焦消渴甚妙恰與此證相符此修園見道處

男子消渴小便反多以飲一斗小便亦一斗腎氣丸主之

陳修園曰飲水多而小便少者水消于上名上消食谷多而大便堅者食消于中

名中消。飲水多而小便反多者。水消于下。名下消。中上二消屬熱。惟下消寒熱兼之。以腎爲水火之臟也。男子消渴。小便反多。以飲一斗。小便亦一斗。中無火化。可知。以腎氣丸主之。從陰中溫養其陽。使腎氣攝水。則不直趨而下。腎氣上蒸。則能生化津液。何消渴之有耶。

胡毓秀曰。消渴之水消。不是食消。修園謂食消于中。名中消。是混食消爲水消矣。顯與原文相背。又此節下消。是腎陽虛不能化水。屬寒。修園謂下消寒熱兼之。亦誤。總之陳注謬處。不勝指摘。只能置之不論而已。

腎氣丸

見虛勞第六

尤在涇曰。水液屬陰。非氣不至。氣雖屬陽。中實含水。水與氣非一。亦非二也。方中

若無桂附。何以振作腎中。頽落之陽。遊溢精氣。輸于脾肺耶。

唐容川曰。充注知水氣之理。然究不實也。蓋火交于水。卽化爲氣。命門之火。在下蒸水上。騰爲氣。氣着于物。卽復化爲水。氣在上焦。則爲津液。有津液。則不渴矣。氣之生于水中。有如西法。以火熬水。而取氣。其理一也。腎氣丸于水中。補火。正是化氣之法。故名曰腎氣。知此氣化。則知補腎止渴諸理矣。

脈浮。小便不利。微熱。消渴。宜利小便。發汗。五苓散主之。

陳修園曰。更有似消渴。而非真消渴者。若病發于表。爲脈浮。水停于中。爲小便不利。因表邪不去。而發微熱。因停水不化。而爲消渴。此與真消渴不同。宜利小便。發汗。以五苓散主之。

唐容川曰。膀胱化水。下出爲小便。化氣外出于皮毛。主周身之表。故脈浮應膀胱。太陽經也。小便不利。則膀胱之水不下。出反漬浸于皮毛。而爲微熱。以太陽氣不。得出于皮毛也。當從汗解。有汗。則膀胱之氣化。不必治渴。而津自生。故用桂枝。以。火交于水。而化膀胱之氣。氣化。則水行。汗解矣。

胡毓秀曰。此節陳注原不差。而唐注謂小便不利。膀胱之水不下。出反浸漬于。皮毛。而爲微熱。不免有誤。脈浮微熱。是太陽表邪未解。故下文曰宜發汗。正是。解表邪。且此證是中氣虛。脾不利。水停中焦。不下行於膀胱。故小便不利。膀胱。化氣。上升爲津液。膀胱無水。不能化氣。氣不化。則津不升。故消渴。此水停于。中焦。非停于膀胱。故用苓澤豬朮。健脾利水。水下。行于膀胱。則小便自利。膀胱。有水。化氣。氣化。則津升。自不消渴矣。其脈浮微熱。又是太陽表邪未解。故用桂。

金匱要略卷之五 辨傷寒下利 辨傷寒發汗 辨傷寒發汗 辨傷寒發汗

枝解表發汗。唐注謂用桂枝以火交水。化膀胱之氣。亦誤。

五苓散方

見痰飲

尤在涇曰。熱渴飲水。水入不能已其熱。熱亦不能消其水。水與熱結。熱浮水面。故小便不利。微熱消渴。此方利其與熱俱結之水。去其水外浮溢之熱。熱除水去。渴當自止。

唐容川曰。水與熱結。熱浮水面。非五苓散之治理也。太陽傷寒。動其水氣。寒在外而發熱。水停蓄而津不升。故見渴證。桂枝解太陽之寒。而餘藥利水。則寒水解而氣化津升。尤注不免有誤。

胡毓秀曰。唐氏亦知桂枝解太陽之表。餘藥利水。然與上文對勘。則不免自相

矛盾。

渴欲飲水。水入則吐者。名曰水逆。五苓散主之。

陳修園曰。渴欲飲水。飲過多。熱雖消。而水不行。以致水入則吐者。名曰水逆。此因渴而生出嘔病。更與真消渴證無涉。亦以五苓散主之。

胡毓秀曰。讀此節水入則吐。名曰水逆。可知水停于中焦。非停于下焦也。使停于下焦。膀胱決不致水入則吐。故五苓散以補脾利水爲主。水停中焦。不下行。則膀胱不能化氣生津。故渴欲飲水。然因中焦停有水邪。內水已無容納之地。外復飲水以助之。故逆而吐出也。與上節互勘。其理益明。

渴欲飲水不止者。文蛤散主之。

醫宗金鑒曰。渴欲飲水。水入則吐。名曰水逆。五苓散證也。渴欲飲水。水入則消。口乾舌燥者。白虎人參湯證也。渴欲飲水而不吐水。非水邪盛也。不口乾舌燥。非熱邪盛也。惟引飲不止。故以文蛤一味。不寒不溫。不清不利。專意于生津止渴。或云文蛤卽今吳人所食花蛤。性寒味鹹。利水勝熱。然屢試而不效。常攷五倍子亦名文蛤。按法製之。名百藥煎。大能生津止渴。故常用之。屢試屢驗。

文蛤散方

文蛤

五兩

右一味。杵爲散。以沸湯五合。和服方寸兒。

淋之爲病。小便如粟狀。小腹弦急。痛引臍中。

陳修園曰。此言淋證之病狀也。後人有石淋。沙淋。血淋。氣淋之分。此則統言之也。

淋之爲病。小便短而頻數。尿出如粟米狀。病在下焦及肝。則小腹弦急。及腎則痛引臍中。

金鑿曰。小便不利者。水道澀少而不痛。淋則澁數。水道澀少而痛。小便溺出狀如粟米者。卽今之所謂石淋也。

跌陽脈數。胃中有熱。卽消穀引飲。大便必堅。小便則數。

陳修園曰。此言淋病由于胃熱下注。與消渴異流而同源也。淋病爲下焦之熱。而下焦則本于中焦。跌陽者胃脈也。跌陽脈數。胃中有熱。卽消穀引飲。大便必堅。小便則數。數而無度。莖中不痛。是熱氣燔灼。消渴之漸。頻數而短。莖中作痛。而熱氣下注。淋病之根也。

淋家不可發汗。發汗則便血。

高世栻曰。淋家之膀胱津液先虛。故不可發汗。若發汗更奪其津液。則膀胱氣竭。胞中併虛。故必便血。便血者。溺血也。

胡毓秀曰。參看傷寒太陽篇八十四節之注。自能明瞭。高注尙少分晰。

小便不利者。有水氣。其人若渴。括萹瞿麥丸主之。

陳修園曰。此言小便不利。求之膀胱。然膀胱之所以能出者。氣化也。氣之所以化者。不在膀胱而在腎。故清上焦之熱。利中焦之水。化下焦之氣。各藥中加附子一味。振作腎氣。以爲諸藥之先鋒。方後自注腹中溫三字。爲大眼目。卽腎氣丸之變。

方也。

括萋瞿麥丸方

薯蕷

茯苓

各三兩

括萋根

二兩

附子

一枚炮

瞿麥

一兩

右五味末之。煉蜜丸如梧子大。飲服二丸。日三服。不知。增至七八丸。以小便利。腹中溫為止。

陳元犀曰。內經云。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余于氣化能出之義。而借觀之。燒酒法。蓋恍然悟矣。酒由氣化。端賴鍋下之火。方中附子補下焦之火。即其義也。酒釀成之水。穀收于鍋內而蒸之。其器具亦須完固。方中茯苓薯

積補中焦之土。即其義也。鍋下須要加薪。而其上亦要頻換涼水。取涼水之氣。助其清肅。以下行。則源源不竭。方中括萆根。清上焦之熱。即其義也。至于酒出之竅。道雖云末所當後。亦須去其積垢。而通達方中。瞿麥一味。專通水道。清其源。而並治其流矣。方後自注腹中溫三字。大有深義。

胡毓秀曰。陳注可謂曼曼獨超。亦原書中罕見之語也。

小便不利。蒲灰散主之。滑石白魚散。茯苓戎鹽湯主之。

醫宗金鑒曰。無裏邪。他證。小便不利。而渴者。消渴水邪病也。小便不利。不渴者。小便癰閉病也。主蒲灰散。滑石白魚散者。蒲灰亂髮。血分藥也。滑石白魚。利水藥也。然必是水鬱于血分。故並主是方也。觀李東垣以通關丸治熱鬱血分之小便不

利○則○可○知○在○血○分○多○不○渴○也○主○茯○苓○戎○鹽○湯○者○茯○苓○滲○淡○白○朮○燥○濕○戎○鹽○潤○下○亦○必○是○水○濕○鬱○于○下○也○鹽○為○渴○者○之○大○戒○觀○用○戎○鹽○則○不○渴○可○知○此○為○小○便○不○利○並○出○三○方○聽○人○之○隨○證○採○用○也○

蒲灰散方

蒲灰

半分

滑石

三分

右二味杵為散飲服方寸匕日三服

滑石白魚散

滑石

亂髮

白魚

各三分

右三味杵為散飲服方寸匕日三服

茯苓戎鹽湯

茯苓

半斤

白朮

二兩

戎鹽

彈丸大一枚

右三味。先將茯苓白朮煎成。入戎塩。再煎分溫三服。

尤在涇曰。蒲香草也。寧原云。香蒲去濕熱。利小便。合滑石爲清利小便之正法也。別錄云。白魚開胃下氣。去水氣。血餘療轉胞。小便不通。合滑石爲滋陰益氣。以利小便也。綱目戎塩卽青鹽。鹹寒入腎。以潤下之性。而就滲利之職。爲驅除分水濕之法。仲景不詳見證。而並出三方。以聽人之隨證審用。殆所謂引而不發歟。

渴欲飲水。口乾燥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陳修園曰。淋證小便不利。病在水也。然金爲水母。肺熱則涸其源。胃爲燥土。胃熱則塞其流。今渴欲飲水。口乾燥者。肺胃熱甚也。治求其本。以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白虎加人參湯

見喝病

胡毓秀曰。胃爲陽土。化水。脾爲陰土。化谷。飲水入胃。胃中燥氣。蒸水爲氣。由膈上升于肺。肺爲清金。氣既至肺。經肺之布散。則化爲津液。下潤臟腑。有如地氣。上升至天空。冷際則結爲雲霧。降爲雨露。同也。故水氣之生化。下焦是氣生於水上。焦是氣化爲水。地氣上升。然後天氣下降。肺雖爲水之源。而胃實爲肺之源。胃中燥氣。雖能化水爲氣。然燥氣太甚。反能消水。食氣氣爲所耗。而肺之水源竭矣。故白虎湯用石膏知母。正是清胃中燥熱之藥。加入人參。正是化氣生津液之藥。治胃正所以治肺也。修園知金爲水母。而不知胃又爲肺之源。又言胃熱則塞其流。皆有未當。陳元犀之注。尙不差較。乃父之注。爲純粹也。

陳元犀曰。小便不利者。水病也。天水一氣。金爲水母。金氣不行。則水道不通。曰渴。欲飲水。口乾燥者。火甚。灼金。水源皆竭也。治宜求其本。故用白虎加入參湯潤燥。

金補水源使天氣降而水行則渴燥自止矣。

脈浮發熱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豬苓湯主之。

陳修園曰胃熱爲脈浮爲熱爲渴爲小便不利與太陽之五苓散證不同陽明之脈大而浮肌肉上蒸蒸發熱渴則欲飲冷水小便因熱盛液乾而不利者與太陽五苓證發汗利水兩解其表裏者迥殊故不用五苓散而以豬苓湯主之。

又曰此因脈浮發熱小便不利二句與五苓節之文相同故又別其爲豬苓湯之方治蓋二證二方毫釐千里學者可細心研究。

唐容川曰跌陽脈浮爲胃熱此但言脈浮是指寸口脈言非胃脈也且但言脈浮未言脈大修園添一大字便錯此與五苓散證發作之臟腑不同故寒熱亦異也。

玩仲景文法之次序。自見五苓散證發于膀胱。膀胱之陽不能化水。故先小便不利。次乃隨太陽經而見于表爲熱。水既停。則津不升。故最後乃見消渴之證。是先病膀胱之水。而後見熱渴。但當溫膀胱之寒水爲主。故用桂枝也。此節猪苓湯證。是證發于肺經。肺主皮毛。而先見發熱。是肺有熱也。肺熱津不升。故渴欲飲水也。外熱上渴。肺既受傷。不能通水道。因而水道不利。是先病肺之虛熱也。但當滋肺經之虛熱爲主。故用膠與滑石二證之發見先後不同。臟腑遂異。獨其脈皆浮。何哉。蓋五苓之浮。應太陽主表之義也。猪苓湯之浮。應肺主皮毛之義也。脈雖同。而見證有先後。遂大異焉。修園但云毫釐千里。而不指出。又云是胃熱謬矣。

胡毓秀曰。傷寒太陽篇五苓散證。用桂枝。全是解表發汗。金匱中用之。義亦略同。其用之化膀胱之寒水者。僅瘦人臍有悸。吐涎沫。而顛眩。此水也。五苓散主

之一節耳。唐氏執定五苓散用桂枝。是專化膀胱之寒水。不免拘執矣。

豬苓湯方

豬苓

去皮

茯苓

阿膠

滑石

澤瀉

各一兩

右五味。以水四升。先煮四味。取二升。去滓。納膠烱消。溫服七合。日三服。

金匱要略集註折衷卷六

漢張仲景原文

河南信陽胡毓秀補注

水氣病脈證并治第十四

師曰。病有風水。有皮水。有正水。有石水。有黃汗。

陳修園曰。此言膚腫病。內經概言目窠上微腫。如新臥起之狀。其頸脈動。時咳。陰股間寒。足脛腫。腹乃大水已成矣。以手按其腹。隨手而起。如裏水之狀。而不分別爲言。然而病因不同。則治法迥異。師故立五名。以爲大綱。而脈證標本變化之微。詳悉于下。

風水。其脈自浮。外證骨節疼痛。惡風。皮水。其脈亦浮。外證肘

金匱要略集注卷六 九氣病脈論并治第一四
腫按之沒指不惡風其腹如鼓不渴當發其汗。正水其脈沉
遲外證自喘。石水其脈自沉。水證腹滿不喘。黃汗其脈沉
遲發熱胸滿四肢頭面腫久不愈必致癰膿。

陳修園曰風水之脈證其脈自浮浮爲風故外證骨節疼痛風尙在表故惡風。
皮水之脈證水行皮間內合肺氣故其脈亦浮外證肘腫按之沒指其邪卽去經
而在皮間旣去經故不惡風在皮間故其腹外實中空如鼓腫在皮外而未及內
故不渴當發其汗俾皮間之水從汗解。正水之脈證三陰結而非風結故其脈
沉水屬陰故其脈遲三陰結而下焦陰氣不復與胸中之陽相調水氣格陽于上。

故其外證自喘。石水之脈證水聚于下而不行故其脈自沉水在下而未傷中氣故但沉而不遲病專在下而不及于上故其外證少腹滿而不喘。黃汗之脈證水邪內鬱故其脈沉遲心受邪鬱故身發熱熱傷在上故胸滿陽部之邪從陽故四肢頭面腫久不愈則邪侵陰榮氣不通必致癰膿。

唐容川曰既去經乃在皮間其說非也蓋皮水與風水皆是腫在皮膚兼風邪者名風水不兼風者但有水名皮水故其辨法在惡風與不惡風也其不渴二字又是別于裏水而言下文裏水有渴故此言不渴以別之見水恰在皮不在裏也仲景文法前後映照不可忽之。

胡毓秀曰藥水與皮水略同其水皆在表正水與石水略同其水皆在裏其分別處傷于風者爲風水故其證骨節疼痛惡風不傷風者爲皮水故不惡風其

不渴者邪不在裏。別于裏證而言也。正水是肝腎陽衰。凡脈之浮沉氣分主之。脈之遲數血分主之。腎主氣。肝主血。肝腎陽衰。故脈見沉遲。肝腎陽衰。膀胱之寒水不化。氣故外證自喘。乃氣虛而喘。與實喘有別。石水是水停中焦。故腹滿不在下焦。故不喘。水停于中。故其脈亦沉。修園于腹滿上添一少字。改經從已支離之。至黃汗脈亦沉遲。是濕熱滯着于油膜中。氣血不能暢行。故其證別見發熱久。則致癰膿也。總之風水皮水皆在表。故其脈皆浮。正水石水皆在裏。故其脈皆沉。肺主皮毛。又爲水之上源。水在表者。當以治肺爲主。宜開毛孔發汗。肝腎陽氣藏于胸中。肝腎陽衰。則膀胱之寒水不化。水在裏。當以治腎與膀胱爲主。宜溫腎利小便。此治水之二大法門。讀者不可忽也。

脈浮而洪。浮則爲風。洪則爲氣。風氣相搏。風強則爲癩。疹。身體
爲癢。癢者爲泄風。久爲痲癩。氣強則爲水。難以俛仰。風氣相繫。
身體洪腫。汗出乃愈。惡風則虛。此爲風水。不惡風者。小便通利。
上焦有寒。其口多涎。此爲黃汗。

唐容川曰。此節當分數小節讀。首言浮則爲風。洪則爲氣。浮洪之脈。則風氣常相
搏而不解也。次言風若不與氣相搏。則其風單發而爲癩疹。身體爲癢。癢者爲泄
風。泄風之名見內經。如今風瘙等是。泄風久則變爲痲癩。此風強終不與氣搏。故
爲泄風。痲癩而終不爲風水也。次言若氣強而風不強者。亦不相搏。氣卽水中所

化之陽而能復化爲水故氣着漆石仍化爲水也是以氣強則爲單水證腫脹難屈伸此內水也由積氣而生亦非風與水合之證也入後乃言惟風氣相維繫者卽所謂風與氣相搏也氣卽爲水風與水相合而發于皮膚則身體洪腫必須汗出而風與水氣俱得外泄乃愈若惡風而汗不出則衛陽虛而水氣不得外泄此所以成其風水證也此是正論風水以下又言不惡風而汗出者爲黃汗又與風水有別矣層層剝辨注家尙少分晰

寸口脈沉滑者中有水氣面目腫大有熱名曰風水視人之目窠上微腫如蠶新臥起狀其頸脈動時時欬按其手足上陷而

不起者風水。

陳修園曰。風水中有變異者。不可不知。風之脈浮。水之脈滑。今寸口脈沉滑者。不見風脈。但見水脈。中有水氣。似屬上水。然高巖之上。惟風可到。故面目腫大。風爲陽邪。故身中有熱。證既屬風。其沉亦將變而爲浮。而未變之初。亦可先正其名曰風水。視其人之目窠上微腫。如蠶新臥起狀。其頸脈動。時時欬。此正水之微也。按其手足上陷而不起者。知非正水。而爲風水。

唐容川曰。前言風水脈浮。此言脈沉。修園不得其解。乃強捏曰。此是風水變證。其沉脈亦將變而爲浮。真欲改經從已。實爲謬誤。蓋脈法浮主表。寸亦主表。沉滑而見于寸部。卽是水犯寸表之診。故亦斷爲風水。與浮緊浮洪之斷爲風水同一在。

表之義也。且浮脈但斷爲風。必兼洪緊。乃爲風而兼水。沉滑亦當但斷爲水。因見于寸脈。乃爲水犯于表而兼風也。仲景文法細密如是。學者當玩焉。

胡毓秀曰。頸脈是足陽明胃脈。結喉兩旁。人迎動脈是也。由人迎上至于面。終于眼下承泣穴。風水循陽明經脈上犯。故見頸脈動。目窠微腫。面目腫大。諸證痰飲咳嗽。章面翕熱如醉。是陽氣由陽明脈上越。面熱如醉。是胃熱由陽明脈上衝。此是風水由陽明脈上犯。可知面目所見之證。多與陽明經脈有關也。又按風水者。風熱挾水氣上犯也。其病多屬肺胃兩經。水氣犯肺。則時時咳嗽。肺主皮毛。水氣外滲于皮膚。則皮膚腫大。脾胃居中央。應四肢。水氣由陽明胃外滲于四肢。故又見手足腫大。陷而不起之證。其病皆因于風熱挾水。其受病皆在肺胃兩經。觀越婢湯治風水。用麻黃石膏驅風清熱。專治肺胃可見矣。

太陽病。脈浮而緊。法當骨節疼痛。反不疼。身體反重而痠。其人
不渴。汗出卽愈。此爲風水。惡寒者。此爲極虛。發汗得之。渴而
不惡寒者。此爲皮水。身腫而冷。狀如周痺。胸中窒。不能食。反
聚痛。暮躁不得眠。此爲黃汗。痛在骨節。欬而喘。不渴者。此爲
肺脹。其狀如腫。發汗則愈。然諸病此者。渴而下利。小便數者。皆
不可發汗。

陳修園曰。太陽病。脈浮而緊。法當骨節疼痛。此陰邪表實證也。今反不疼。卽與陰

邪有別。且身體不疼而反覺重。重則便知其爲水也。不疼而反覺痠。痠則便知其爲風也。風水外渙而未入內。故其人不渴。病在外者宜汗。故汗出卽愈。此爲風水。若此證而惡寒者。此爲其人極虛。誤因發汗得之。若前證更有渴而不惡寒者。渴似風水。今不惡寒。知非病風。而獨病水。水在皮膚中。此爲皮水。此證身腫而冷。狀如周痺。蓋周痺爲寒濕痺。其陽皮水爲水氣淫于膚。所以大略相似也。若前證更有胸中氣窒窒而作脹。則不能食。窒而不行。則反聚痛。至暮爲陰分。更躁而不得眠。此爲黃汗。若前證之脈浮緊而痛在骨節。脈證相符。且咳而喘不渴者。乃水寒傷肺。此爲肺脹。其狀如腫。肺主皮毛。皮毛受邪。發汗則愈。然諸病此者。均宜發汗。惟渴而下利。小便數者。爲在裏之津液已傷。皆不可發汗。以傷其在外之津液。

又曰或問前言風水外證骨節疼此言反不痛身體反重而痠前云皮水不渴此云渴何也曰風與水合而成其流注關節者則爲骨節疼痛其浸淫皮膚者則骨節不疼而身體痠重由所傷之處不同也前云皮水不渴者非言皮水本不渴謂腹如鼓而不渴者病方外盛而未入裏此所謂渴而不惡寒者所以別于風水之不渴而惡風也

胡毓秀曰水在皮膚本有寒熱二證熱宜辛涼發汗寒宜辛溫發汗以上論風水皮水皆屬於熱此論風水皮水皆屬於寒故此節風水別見惡寒脈浮緊皮水別見身冷狀如周痺也又黃汗是濕熱傷血分血凝而氣不通故聚結作痛暮屬血分血分有熱至暮則煩躁不得眠血爲濕傷濕隨氣泄則汗出黃色此數節因皮水肺脹皆與風水相似與黃汗皆當發汗以汗解之故備舉而並論

之使人知所分別。末段又舉諸不可發汗者以爲戒。反復叮嚀。其示人也切矣。
裏水者。一身面目黃腫。其脈沉。小便不利。故令病水。假令小便
自利。此亡津液。故令渴。越婢加朮湯主之。

陳修園曰。風水皮水之外。又有濕熱鬱于裏。爲裏水者。一身面目黃腫。其分別處。
若身黃而汗出亦黃。則爲黃汗。身黃而無汗。則爲裏水。水在裏。故其脈不浮而沉。
熱久鬱。故小便利。積于內者。溢于外。故令病水。假令小便自利。不因自利而除。
其黃腫。反因此自利而亡其津液。津液亡。故令渴。以越婢加朮湯主之。
唐容川曰。此裏字反對皮言。謂皮內之白膜。卽腠理也。居皮之內。故名曰裏。腠理

之膏油是脾所司。水漬膏油發見脾土之色。則腫而黃。上節所謂黃汗。與此節所謂黃腫。皆在膜腠之中。皆屬脾也。故均用茂桂等藥。修園解裏字未能確切。

越婢加朮湯方

麻黃

六兩

石膏

半斤

生薑

三兩

甘草

二兩

大棗

十二枚

白朮

四兩

右五味。以水六升。先煮麻黃。去上沫。納諸藥。煮取三升。去滓。分溫三服。加白朮四兩。即越婢加朮湯。

尤在涇曰。越婢加朮。是治其水。非治其渴。以其身面悉腫。故取麻黃之發汗。以其腫而且黃。知其濕中有熱。故取石膏之清熱。與白朮之除濕。不然則渴而小便利。

者而顧犯不可發汗之戒耶。或云此治小便利黃腫未去者之法。越婢散肌表之水。白朮止渴生津亦通。

胡毓秀曰。假令小便自利以下。承上裏水以下而言。謂脈沉身面黃腫。是濕熱壅水于外。當小便不利。當不渴。設若小便自利而渴者。是外雖有濕熱壅水。而內更有寒濕也。濕氣屬脾。脾有寒濕。陽虛不能利水。下行則小便不利。陽虛不能收攝水津。水津盡由膀胱下瀉。又能小便自利。與第二章論濕病大便堅小便自利者。桂枝附子湯去桂枝加白朮之意相同。故用越婢湯驅在表之水邪。加白朮補脾收攝在內之水津。津升則渴止。而表裏皆治矣。

跌陽脈當伏。今反緊。本自有寒疝瘕。腹中痛。醫反下之。卽胸滿。

短氣。跌脈陽當伏。今反數。本自有熱。消谷小便數。今反不利。此欲作水。

陳修園曰。又有兼宿疾而致水。不可不知。跌陽係胃脈。脈本不伏。因水蓄于下。氣伏脈亦當伏。今反緊。緊則爲寒。此因其人本有寒疝。瘕腹中痛。醫不溫其寒。而反下之。陽氣重傷。卽胸滿短氣。而水病大作。所以然者。陽以下而傷。則決瀆無權。水不行而汎濫矣。跌陽脈因水病而當伏。今反數。數則氣熱。此因其人本自有熱。熱能消谷。而小便數。今反不利。則水停于中。此欲作水。所以然者。陰虛無以配陽。則水爲熱蓄而不行也。

胡毓秀曰。以上諸節。皆論風水皮水。以下數節。皆論正水石水。此節與下節所舉之脈證。皆論水之所由成也。跌陽脈診脾胃。脾主膏油。與網膜相連。網膜為三焦決瀆之路。油膜中寒凝而氣不通。則腹中痛。此屬中焦陽虛。醫反下之。則上焦之陽亦虛。故胸滿短氣。此病水之因于寒濕也。跌陽脈數。為脾胃血分有熱。熱則能消谷。當小便頻數而利。今小便反不利。是熱盛壅水。水不下行。與上脈緊。脾不能利水有別。此病水之因于熱濕也。

寸口脈浮而遲。浮脈則熱。遲脈則潛。熱潛相搏。名曰沉。跌陽脈浮而數。浮脈即熱。數脈即止。熱止相搏。名曰伏。沉伏相搏。名曰

水沉則脈絡虛。伏則小便難。虛難相搏。水走皮膚。卽爲水矣。

徐忠可曰。此段論正水所由成也。人身寸口脈主上。猶之天道必下濟而光明。故曰陰生于陽。跌陽脈主下。猶之地軸必上出而旋運。故曰衛氣出于下焦。今寸口脈浮而遲。浮主熱。乃又見遲。遲者元氣潛于下也。既見熱脈。又見潛脈。是熱爲虛。熱而潛爲真潛。故曰熱潛相搏。名曰沉。言其所下濟之元氣沉而不復舉。非沉脈之沉也。今跌陽脈浮而數。浮主熱。乃又見數。數者衛氣止于其下。既見熱脈。又見止脈。是客氣爲熱。而真氣爲止。故曰熱止相搏。名曰伏。言其宜上出之衛氣伏而不能升。非伏脈之伏也。從上而下者不返。而終沉。從下而上者停止。而久伏。則旋運之氣幾乎熄矣。熄則陰水乘之。故曰沉伏相搏。名曰水。見非止客水也。恐人不

明沉伏之義。故又曰絡脈者。陰精陽氣所往來。寸口主陽氣。沉而在下。則絡脈虛。小便者。水道之所從出也。跌陽真氣止而在下。氣有餘。即是火。火熱甚。則小便難。于是上不能運其水。下不能出其水。又安禁水之胡行亂走耶。故曰虛難相搏。水走皮膚。即為水矣。水者。即身中之陰氣。合水飲而橫溢也。沉伏二義。俱于浮脈見之。非真明天地升降陰陽之道。其能道隻字耶。

唐容川曰。徐注可謂有特見。蓋熱潛相搏。明言熱氣潛藏于下也。名曰沉。徐注所謂沉而不舉。是熱沉于下。則陽虛于上也。熱止相搏。又言熱氣止而在下也。名曰伏。徐注所謂停止久伏。是熱伏于下。故水道不通也。水道不通于下。反乘上焦之虛而亂走。遂發水腫。治宜解伏熱。則水道通。舉沉陽。則上焦治。而津液化。血絡脈不虛矣。此為虛難兩治之法。末節云沉則絡脈虛。伏則小便難。虛難相搏。水走皮

膚○則○爲○水○矣○此○又○仲○景○自○加○注○脚○以○解○上○文○沉○伏○之○義○蓋○言○沉○則○元○陽○不○能○返○于○
上○焦○內○經○云○上○焦○如○霧○而○散○津○液○灌○溉○絡○脈○所○謂○脈○者○血○管○也○津○液○奉○心○化○血○然○
後○灌○溉○血○脈○水○行○氣○管○中○血○行○脈○管○中○脈○管○充○實○則○氣○管○窄○細○自○無○容○水○之○隙○脈○
管○空○虛○則○氣○管○放○鬆○乃○有○容○水○竄○走○之○路○矣○伏○則○熱○伏○下○焦○內○經○云○下○焦○如○瀆○通○
利○水○道○以○化○氣○衛○外○氣○化○不○宣○陽○鬱○于○下○則○小○便○難○而○水○不○下○出○勢○必○亂○竄○矣○總○
之○虛○者○脈○管○虛○也○脈○管○虚○而○氣○管○放○鬆○則○水○有○走○竄○之○路○難○者○小○便○難○也○小○便○難○
而○水○無○消○路○則○勢○必○上○行○外○出○而○發○水○腫○故○虛○難○相○水○水○走○皮○膚○則○爲○水○腫○實○知○
虛○難○二○字○之○理○則○思○過○半○矣○

寸○口○脈○弦○而○緊○弦○則○衛○氣○不○行○卽○惡○寒○水○不○活○流○走○於○陽○間○

金匱要略集注卷六 水氣病脈論并治第十四
陳修園曰。此言水病之初成。責在衛氣。以寸口主乎衛氣也。意者寒氣外束。陽氣被抑。水之所由成也。寸口脈弦而緊。緊爲寒。弦則衛氣爲寒所結。而不行。衛氣不行。則藩籬不固。而卽惡寒。衛氣不行。則水液不運。而不活流。走于陽間。遂橫流于肌膚肢體矣。

胡毓秀曰。下兩正論正水。此以寸口脈引起下節少陰脈。寸口是肺脈。衛氣統于肺。膀胱化氣。上至于肺。經肺之布散。外達皮毛。是爲衛氣。氣者水之所化也。遇寒則仍返爲水。故氣出皮毛。則爲汗。氣着漆石。則爲水。寸口弦而緊。弦緊屬寒。衛氣爲寒所傷。則止而不行。故惡寒。氣遇寒則復化爲水。水不運行。停於皮膚間。則爲水腫。此病水之因于外寒也。

少陰脈緊而沉。緊則爲痛。沉則爲水。小便卽難。

陳修園曰。此言水病之既成。責在腎陽。以少陰主腎陽也。意者寒自内生。而氣化不速。水之所由盛也。

胡毓秀曰。少陽脈診于太谿。少陰脈沉緊。爲腎陽衰。腎與膀胱相表裏。腎陽衰。則膀胱之水寒結。故小便難。膀胱化氣外達。爲衛氣。腎陽衰。則膀胱之水不化。氣衛氣不能托脈外出。故脈沉緊。爲寒脈。緊則爲痛。寒凝而氣不通也。此與上節一表一裏。皆論正水之所由成。上節寸口脈屬肺。此節少陰脈屬腎。屬于肺者。當解表發汗。屬于腎者。當溫腎利小便。此治水之二大法門。讀者宜詳究焉。

脈得諸沉。當責有水。身體腫重。水病脈出者死。

金匱要略卷六 水氣病脈論并治法第十四
陳修園曰。正水之脈。有恒有反。不可不知。蓋以水陰也。陰盛則脈沉。水行皮膚。榮衛被遏。則脈亦沉。今脈得諸沉。當責有水。然必合之身體腫重。方可斷其爲水。此脈與證相符之恒也。若正水之病。其脈應沉。而陡然暴出。是真氣離根。脫散于外。脈證相反。故主死。

尤氏曰。出與浮迥異。浮者盛于上。而弱于下。出則上有而下絕無也。

夫水病人。目下有臥蠶。面目鮮澤。脈伏。其人消渴。病水。腹大小便利。其脈沉絕者。有水。可下之。

陳修園曰。正水之治。緩則築以隄防。急則行以疏鑿。夫水病之人。脾胃爲水氣所

犯。故。目。下。有。形。如。臥。蠶。水。明。亮。而。光。澤。故。面。目。鮮。潤。正。水。脈。沉。沉。極。則。伏。其。人。胃。中。水。液。俱。外。溢。于。肌。膚。無。以。上。于。喉。舌。則。爲。消。渴。此。皆。水。病。先。見。之。徵。也。及。其。病。水。之。勢。既。成。則。腹。大。小。便。不。利。其。脈。沉。甚。而。欲。絕。者。診。其。脈。則。爲。無。陽。審。其。勢。則。爲。有。水。可。于。跌。陽。中。疏。鑿。其。水。以。下。之。俾。水。去。而。元。自。復。矣。

又。曰。此。言。正。水。病。腹。大。小。便。不。利。脈。道。被。遏。而。不。出。其。勢。已。甚。子。和。舟。車。神。祐。等。丸。雖。爲。從。權。救。急。之。法。然。虛。人。不。堪。姑。試。余。借。用。真。武。湯。溫。補。腎。中。之。陽。坐。鎮。北。方。以。制。水。又。加。木。通。防。已。川。椒。目。以。導。之。守。服。十。餘。劑。氣。化。自。行。矣。此。本。論。中。方。外。之。方。也。

唐。容。川。曰。可。下。之。謂。水。不。去。則。溫。補。無。益。如。十。棗。湯。之。類。急。奪。去。之。然。後。再。議。溫。補。也。修。園。力。斥。舟。車。丸。而。必。守。溫。補。于。仲。景。斬。關。奪。溢。之。法。未。能。明。也。須。知。可。下。

是斟酌其可而與之。非一味冒昧也。

胡毓秀曰。此節與下節正論石水。石水。水停大腹。油膜中也。膜中爲水氣往來之路。膜中水不下行。氣不上達。故此節曰腹大。下節曰腹滿。與首節論石水腹滿相同。水停則氣不化。氣不化則津不生。故消渴。氣不化則氣虛。不能托脈外出。故脈沉伏。與首節石水其脈自沉亦同。水停腹中。循陽明脈上至目下。故目下有臥蠶。面目鮮澤。水停腹中已成實邪。外不能由汗洩之外。出內不能由小便利之下行。故從大腸攻而去之。攻去其水。則氣機自暢。諸病自解矣。注家尙欠明晰。

問曰。病下利後。渴飲水。小便不利。腹滿。因腫者。何也。答曰。此法

當病水。若小便自利。及汗出者。自當愈。

陳修園曰。病下利後。陰液亡。則渴欲飲水。飲多而小便不利。積于腹中。而爲腹滿。乃因而腫大者。其故何也。答曰。水必得氣而行。此緣利後氣傷。飲水過多。法當病水。若得小便自利。則水從下出。及汗自出者。則水從外泄。自當愈。然其所以汗與利者。氣內復而機自行也。而辛散滲淡之藥。不足恃也。

唐容川曰。氣內復而機自行。氣是何氣。機是何機。此籠統語。未能實指出其義也。須思下利後。是傷脾。脾者。內外膜膈上所生之膏油。皆其物也。凡人飲水。皆從膜膈內走下膀胱。凡人津液。是膀胱水中之氣化而上達。亦從膜膈內上達喉舌。脾之膏油。卽在膜膈間。升津利水。以司其事。若病下利後。脾氣傷而不升津。則渴脾。

金匱要略卷六 水氣病脈證并治第十四 十三
傷陰壽身補白

氣傷而不利水。則小便不利。水漬膏膜之間。則腹滿。水漬外膜。則身體腫。故於法當病水也。然受水者脾也。而化水者責在三焦膜膈。與夫太陽膀胱也。三焦化水而決瀆通小便。自利則腹中膏膜不積水。而自不滿。太陽膀胱化氣上行。則不渴外達。則汗出。周身外膜之水從汗洩。則不腫。然則其病在脾。而轉機在三焦。化氣則在膀胱。豈徒混言氣機哉。

胡毓秀曰。上節腹大小便不利。是實證實邪。故可從大腸攻而去之。此節病在下利後。是虛證虛邪。因外而腫大。故宜從汗洩之外。出內而腹滿。故從小便利之下行。與上節之證有虛實之別。大凡可攻之證。其腫滿皆屬實證。虛證斷不可攻。強攻之。不久卽腫滿如故。且因而致死者多矣。不可不慎也。

心水者。其身重而少氣。不得臥。煩而躁。其人陰腫。肝水者。其腹大。不能自轉側。脅下腹痛。時時津液微生。小便續通。肺水者。其身腫。小便難。時時鴨溏。脾水者。其腹大。四肢苦重。津液不生。但苦少氣。小便難。腎水者。其腹大。臍腫。腰痛。不得溺。陰下濕。如半鼻上汗。其足逆冷。面反瘦。

胡毓秀曰。心水者。心主周身之血脈。水停于心。則周身之血脈受傷。故身重心位胸中。爲正氣往來之路。水停則氣不化。水停則阻氣。故少氣。心爲火臟。水停

其間則火不宣暢。故煩躁不得臥。肝水者。肝脈絡兩脇。水停于肝。經脈受邪。故脇下痛。不能自轉側。肝邪傳脾。故腹痛腹大。肝主疏泄。疏者條達而上。泄者順利而下也。水隨肝氣往來升降。故上則津液微生。下則小便續通。肺水者。肺主皮毛。水停于肺。外滲于皮膚。則身腫。肺爲水之上源。水停于肺。外滲于皮膚。而不下行。故小便難。肺主大腸相表裏。肺之水邪移于大腸。故時時鴨溇。脾水者。脾主油膜。居中央。水停于脾。故腹大。水由中央滲于四肢。故四肢苦重。水停則氣不化。故少氣。氣不化。則津液不生。水停中焦。而不下行。故小便難。腎水者。水停下焦。不得外出。則中焦之水亦無出路。故腹大臍腫。腎與膀胱相表裏。腎虛則膀胱之氣不化。故不得溺。水性下趨。水不得泄。浸漬于辜囊。而爲陰下濕。流注于兩足。而爲足逆冷。水停于下。陽氣不能上達。故其面反瘦。此數

節文簡理奧。頗爲難解。陳注亦多支離。故刪而不錄。約略釋之。以待世之學者。

師曰。諸有水者。腰以下腫。當利小便。腰以上腫。當發汗。乃愈。

沈自南曰。此以腰之上下分陰陽。卽風水正水之兩大法門也。腰以下主陰。水亦屬陰。以陰從陰。故正水必腰以下先腫。利小便則愈。經謂潔淨府是也。腰以上主陽。以陽從陽。故風水必腰以上先腫。發汗則愈。經謂開鬼門是也。竊以利水發汗。言其常而未言其變。治變之法。當審實者施其常。虛者施其變。欲汗者當兼補陽。卽麻黃附子湯之類。欲利小便者。兼養其陰。卽括蕪瞿麥丸之類。

胡毓秀曰。肺主皮毛。水之在表在上者。宜治肺爲主。宜開毛孔發汗。經所謂開鬼門是也。腎爲水臟。膀胱爲水腑。水之在內在下者。宜溫腎利小便。以治腎與

膀胱爲主。經所謂潔淨府是也。吾前已詳其理。證諸此節。而亦信其言之非謬。陳修園曰。時醫治水病。只守二方。一曰五皮飲。桑皮。橘皮。茯苓皮。生姜皮。大腹皮。各三錢。取以皮入皮。不傷中氣之義。上腫加蘇葉。防風。杏仁。各三錢。以汗之。下腫加木通。防已。澤泄。赤小豆。各二錢。以利之。且氣分加白朮。黃耆之類。血分加當歸。川芎。桃仁。五靈脂之類。寒加肉桂。附子。乾姜。巴戟天。小茴香之類。熱加黃柏。知母。蛤蜊之類。諸虛合四君子湯。諸實合三子養親湯。輕者頗效。而重症則否矣。一曰濟生腎氣丸。熟地四兩。山萸肉。澤泄。山藥。丹皮。肉桂。前仁。牛膝。各一兩。茯苓三兩。熟附子五錢。蜜丸。每服三五錢。百沸湯送下。凡水腫氣腫等證。今皆奉爲神丹。不知一派陰藥。離以些少桂附。亦從陰化。久服必致陰霾四布。不可救治。後醫反以此方名爲金匱腎氣丸。荒經侮聖。大可浩歎。今因沈自南有括蕪瞿麥丸。養陰一

說余亦謂其方之用附子與腎氣丸之用附子同義。恐後學錯認章旨而誤用之也。

師曰。寸口脈沉而遲。沉則爲水。遲則爲寒。寒水相搏。跌陽脈伏。水穀不化。脾氣衰則驚漉。胃氣衰則身腫。少陽脈卑。少陰脈細。男子則小便不利。婦人則經水不通。經爲血。血不利則爲水。名曰血分。

唐容川曰。此分三節。寸口屬肺。肺脈沉遲則爲寒。水泛於上。焦遂發水腫矣。爲第一段。跌陽脈伏。跌陽是足上胃脈。診脾胃者也。脾主化谷。胃主化水。脾胃氣虛則

水谷不化。水爲陽。胃亦屬陽。水濕而胃燥。以陽從陽。以燥去濕。故胃之陽土主行。水也。谷爲陰。有形質色味者。皆陰類也。脾亦屬陰。穀堅而脾濕。足以濡軟之。以陰從陰。化液歸血。分故脾之陰土主化穀也。脾氣衰。則穀不化而驚漉。不在水腫之例。惟胃氣衰。則水不化而身腫。此等水腫。與上段又不同也。此爲第二段。然此兩段皆屬氣分。非血分也。若不明章句。牽搭下文。以上兩段皆當血分解。則不通矣。下一段少陽脈診于臑前。少陽三焦起于臍下。關元卽胞宮血海也。少陽脈卑陷。則知其病在血海。其血不行也。少陰脈診于太谿。本診腎與膀胱。今其脈細。亦是血少。脈爲血管。血少故脈細。血少則水道卽不活動。胞室血滯。則壅水。故男子小便不利。婦人經水不通。觀經屬血分。血分滯。則阻水。血從氣化。亦爲水病。雖在水而實發于血。故名曰血分。知血分之能致水。則氣血之理明矣。下文末節言氣分。

與此對舉。

師曰。寸口脈沉而數。數則爲出。沉則爲入。出則爲陽實。入則爲陰結。跌陽脈微而弦。微則無胃氣。弦則不得息。少陰脈沉而滑。沉則爲在裏。滑則爲實。沉滑相搏。血結胞門。其瘕不寫。經絡不通。名曰血分。

陳修園曰。血分病在下焦。屬于虛者。上節言之詳矣。而屬于虛中之實者。不可不知也。

唐容川曰。此與上節均古診法。遍求各經而診之。非近時寸關尺法也。若拘近時

脈訣解之則窒矣。寸是言手之三部。跌陽是言足上胃脈。少陽是診足之躄前脈。少陰是診足之太谿脈。沉爲陰結。謂血結于內。則陽欲出而不得出矣。弦則不得息。謂肝脈應弦。必肝血凝結。氣不得暢。故不得息。沉應裏。而滑應實。實結在裏。則爲血結胞門。其瘀結不得瀉利。則經絡不通。而水腫。腫由於血滯。故不曰血分也。上節分三段。上二段是水分。下一段乃是血分。若本節又合爲一段。皆是言血分也。二節文法不同。細玩自見。多讀漢晉文字者。方能別之。能別其文。則意義顯然。並不費解。

尤在涇曰。上條之結。爲血氣虛少。而行之不利也。此條之結。爲陰陽壅鬱。而欲行不能也。仲景並列于此。以見血分之病。有全虛者。有虛中之實者。不同如此。

陳元犀曰。胞爲血海。男女皆有之。此云胞門。在關元氣海之間。指膀胱之位而言。

也。又先君治蔡姓患水毒垂死復生用澤蘭之法本此。澤蘭利血分之水。水腫由于血分者最宜。

問曰。病有血分水分何也。師曰。經水前斷後病水。名曰血分。此病難治。先病水後經水斷。名曰水分。此病易治。何以故。去水其經自下。

尤在涇曰。此復設問答以明血分水分之異。血分者因血而病爲水也。水分者因水而病及血也。血病深而難通故曰難治水病淺而易行故曰易治。

問曰。病者苦水面目身體四肢皆腫小便不利脈之不言水反。

言胸中痛。氣上衝咽。狀如灸肉。當微喘咳。審如師言。其脈何類。
師曰。寸口脈沉而緊。沉爲寒。沉緊相搏。結在關元。始時尙微。年
盛不覺。陽衰之後。榮衛相干。陽損陰盛。結寒微動。腎氣上衝。咽
喉塞噎。脅下急痛。醫以爲留飲。而大下之。氣繫不去。其根不除。
復重吐之。胃家虛煩。咽燥欲飲水。小便不利。水穀不化。面目手
足浮腫。又與葶藶丸下水。當時如小差。食飲過度。腫復如前。胸
脅苦痛。象若奔豚。其水揚溢。則咳喘逆。當先攻擊衝氣。令止。乃

治咳。咳止。其喘自差。先治新病。病當在後。

徐忠可曰。此言正水之成。有真元太虛。因誤治成水。又誤治而變生新病。當以新病爲急。

胡毓秀曰。師曰。以下皆申明上文之意。借爲問答以明之也。關元卽胞室。在大腸前。膀胱後。乃油膜中一大夾室。男子名丹田氣海。女子名血室胞室。肝腎陽氣寄藏于此。肝腎陽氣蒸動膀胱之水。化而爲氣。上達于肺。經肺之布散。外達于皮毛。是爲衛氣。寸口是肺脈。寒結胞中。營衛之氣不充。衛氣不能托脈外出。故沉緊見于寸口。始時胞中寒結尙微。年盛陽氣尙壯。邪不勝正。尙不自覺。迨至陽衰之後。前此所結之邪。稍覺與榮衛相干。因胞室爲榮血衛氣發源之地。

故也。陽日就損。陰日加盛。而所結之寒微動。遂挾腎氣。循衝脈上衝。則咽喉塞。噎。循肝脈上衝。則脇下急痛。因衝脈起胞中。上挾咽。肝脈經少腹。絡兩脇。故也。此時若知溫肝腎。祛結寒。則病當漸愈。乃醫者見其脇下急痛。以爲留飲在肝。而大下之。未得病原。病氣仍維繫不去。其脇痛仍不能除。醫者見其不愈。以病在胃。後重吐之。以致胃中津液虛耗。胃家虛煩。咽爲胃之上口。故咽燥欲飲水。吐下之後。脾胃俱虛。故水谷不化。脾不利水。水停油膜中。故小便不利。水氣循陽明經上犯。則面目浮腫。脾胃居中央。應四肢。水氣滲于四肢。故又見手足浮腫。醫者見其面目手足浮腫。以爲中焦停有水邪也。又與葶藶丸下其水。水因下而得出。當時如小差。孰知數下之後。脾胃益虛。水谷益不化。食飲過度。而面目手足腫復如前矣。且數經攻下。不惟中焦脾胃陽氣衰。而下焦肝腎之陽氣。

更衰。以致胞中衝氣上衝。胸脇苦滿。象若奔豚。水氣汜濫揚溢。上及于肺。則咳而喘逆。此證雖見于中上兩焦。實因肝腎陽衰。衝氣上衝之故。治者宜先以桂苓五味甘草湯之類。攻擊衝氣。令其低止。再用苓甘五味乾姜細辛湯等方。治其咳。令其咳止。其喘逆不治而自差。所以然者。病根深固。不能即除。當先治衝氣。咳喘之新病。而水氣之病。當在所後。雖然治病必溯其由來。關元結寒。此病之由來也。

風水脈浮。身重。汗出惡風者。防己黃耆湯主之。腹痛者。加芍藥。

陳修園曰。此節即太陽病脈浮汗出惡風者。中風證也。蓋太陽爲寒水之經。病則水不行。則必化濕而生脹滿矣。故名曰風水。其身重脈浮者。內挾濕氣無疑。故以

防已黃耆湯主之。

胡毓秀曰。此證風水是風濕在外。停而爲水。與第二章濕病之風濕證相同。故皆用防已黃耆湯。與太陽中風之脈浮汗出惡風不同。蓋中風證脈浮汗出惡風。是寒邪在肌肉。堵截衛氣不能外出。此證汗出惡風。是衛氣虛不能衛外。故用黃耆補衛氣。其防已白朮。則利濕去身重。行水之藥也。故方後自注曰。服後當如蟲行皮中。從腰以下如冰。卽是水行之徵。與第二章濕病之證對勘自明。陳注尙有未合。

防已黃耆湯方

見濕病

張隱菴曰。防已生漢中。紋如車輪。主行氣行水。腹痛者。胃不和也。加芍藥以洩之。

觀濕氣篇言胃不和。加芍藥三分。可知。

陳元犀曰。汗出爲腠理之虛。身重爲土虛濕勝。故用黃耆走表塞空。棗草白朮補土勝濕。生姜辛以去寒。溫以行水。重用防已之走而不守者。以去周身上下內外之水濕。

風水惡風。一身悉腫。脈浮不渴。續自汗出。無大熱。越婢湯主之。

徐忠可曰。上節身重則濕多。此節一身悉腫則風多。風多氣多熱亦多。且屬急風。故以猛劑去之。

胡毓秀曰。此節證脈浮汗出惡風。與上相同。所不同者。有虛實之別也。蓋上節之證。是風濕在外。停而爲水。此節之證。是風熱挾水。外汜皮膚。雖見證略同。而

有虛實之別。身重身腫之分。故上節用白朮防已以除濕。用黃芪補氣以行水。氣行水自行。水行濕自解矣。此節證是風熱挾水。汜于皮膚。凡風水犯肺則為肺脹。風水在皮膚則為水腫。故用麻黃石膏驅風清熱。風熱清而水自行。腫自平矣。與上節對勘。其理益明。

越婢湯方

麻黃

六兩

石膏

半斤

生薑

三兩

甘草

二兩

大大棗

十二枚

右五味以水六升。先煮麻黃。去上沫。納諸藥。煮取三升。分溫三服。惡風加附子一枚。風水加朮四兩。

皮水為病。四肢腫。水氣在皮膚中。四肢聶聶動者。防已茯苓湯

主之。

徐忠可曰。藥亦同防已黃耆湯。但去朮加桂苓者。風水之濕。在經絡近內。皮水之濕。在皮膚近外。故但以苓協桂滲周身之濕。而不以朮燥其中氣也。不用姜棗者。濕不在上焦之榮衛。無取乎宣之也。

胡毓秀曰。徐注風水之濕近內。皮水之濕近外。其說殊誤。不知風水皮水。水氣皆在皮膚中。其挾風邪惡風者。爲風水。不挾風邪不惡風者。爲皮水。風水皮水。正惡風不惡風之別耳。凡氣虛不行。則生寒濕。聚水飲。故防已黃耆湯。與此方。皆用黃耆補氣以行水。又防已黃耆湯治風水。是濕多于水。故用白朮以燥濕。此症是水多于濕。故用茯苓以利水。其用桂枝。因四肢聶聶動。四肢尙兼有風。

象桂枝枝性四達。故用之以去四肢之風邪。仲景用藥最精。徐氏尙未能解。

防己茯苓湯方

防己

黃耆

桂枝

各三兩

茯苓

六兩

甘草

二兩

右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分溫三服。

裏水。越婢加朮湯主之。甘草麻黃湯亦主之。

陳修園曰。一身面目黃腫。謂之裏水。乃風水深入肌肉。非臟腑之表裏也。腠實無汗。胃熱內向。欲迅除其熱。越婢加朮湯主之。欲迅發其汗。甘草麻黃湯亦主之。唐容川曰。上文裏水。一身面目黃腫。下文黃汗。水從毛孔入得之。曰入曰裏。皆指膜腠言。膜上之膏油。是脾之物。故能發黃。此等字義。唐宋後多失解也。

胡毓秀曰。裏水是風熱挾濕壅水于外。濕熱傷血分。故一身面目腫見黃色。風熱與濕俱甚者。宜越婢加朮湯。濕熱輕者。宜甘草麻黃湯。陳唐之注皆不合。

越婢加朮湯方

見前

甘草麻黃湯方

甘草

二兩

麻黃

四兩

右二味。以水五升。先煮麻黃。去上沫。納甘草。煮取三升。溫服一升。重覆取汗。出不汗。再服。慎風寒。

水之爲病。其脈沉小。屬少陰。浮者爲風。無水虛脹者。爲氣。水發其汗。卽已。脈沉者。宜麻黃附子湯。浮者。宜杏子湯。

陳修園曰。水之爲病。其脈沉小。屬少陰。卽爲石水。彼夫浮者爲風。卽是風水。其內無水而爲虛脹者。其證不爲水。而爲氣。氣病不可發汗。水病發其汗卽已。然發汗之法各有不同。若脈沉者。水在少陰。當溫其經。宜麻黃附子湯。脈浮者。當溫其肺。水在皮膚。宜杏子湯。

胡毓秀曰。上四節分論風水皮水之證。此節總論風水皮水之脈。修園注此節。扯入石水。不免略差。此節言脈浮者。仍爲風水。發其汗卽已。若無水而虛脹者。此氣滯。非病水也。宜行氣。不可發汗。若水病而脈沉小。此少陰。腎陽不振。衛氣不能托脈外出。宜麻黃附子湯。用麻黃甘草發汗。必用附子溫腎達陽。下文之脈沉。卽上文之脈沉小。用麻黃附子湯。仍是治風水。非治石水也。脈浮者。宜杏子湯。其方雖闕。要以越婢湯之類。同一發汗之劑耳。

麻黃附子湯方

麻黃

三兩

附子

一枚

甘草

二兩

右三味以水七升先煮麻黃去上沫納諸藥煮取二升半溫服八合日三服。

杏子湯

闕

金鑿補麻黃四兩杏仁五十個甘草二兩三味

厥而皮水者蒲灰散主之。

陳修園曰逆而不順謂之厥厥而皮水浸淫日久腐潰而出水者厥而不順之證也宜用外敷之法以蒲灰散主之。

蒲灰散方

見消渴

胡毓秀曰。此節或有錯簡缺文。皆不可攷。陳注亦牽強。此等處終當缺疑。又按以上諸方。皆風水皮水之方。以下兩方。皆黃汗之方也。而正水石水。其方付之闕。如去古既遠。無處可以攷證。蓋此書至宋始得之于斷簡殘編。其殘缺者多矣。由六朝逮唐。數百年間。竟無一人表章。此書幾至滅沒。此吾國醫學所以日素也。

問曰。黃汗之爲病。身體腫。發熱。汗出而渴。狀如風水。汗沾衣色正黃。如蘖汁。脈自沉。何從得之。師曰。以汗出入水中浴。水從汗孔入得之。宜耆芍桂酒湯主之。

陳修園曰。汗出則腠理疎。客水之氣。從毛孔而傷其心。故水火相蒸而色黃。水氣搏結而脈遲。然此證亦有從酒後汗出當風所致者。雖無外水。而所出之汗。因風內返。亦是水也。凡脾胃受濕。濕久生熱。濕熱交蒸。而成黃者。皆可以汗出入之義推之也。

唐容川曰。水從毛孔入。是入腠理油膜間。油是脾之物。水氣內居于此。衛氣不得外出。是以相蒸而發黃。黃者脾土之色也。故用耆桂助三焦之衛氣。以達于腠理。用芍酒和脾土之營氣。以達于膏油。則膏油之鬱濕解。而黃汗已。合觀方論。皆指膜腠氣分之病。與歷節之在血分者不同。中風篇云。汗出入水中。如水傷心。歷節痛傷心者。水傷心。火而入于血分也。血凝氣滯。故痛。是水傷心。惟歷節痛。惟然。此汗從孔入。是入腠理氣分。不得引傷心之入血分爲解。毫釐千里。修園不免貽誤。

胡毓秀曰。陳注原不差。但未精透耳。唐注謂黃汗在腠理氣分。與歷節之在血
 分者不同。未免有誤。仲景言黃汗久不愈。必致癰膿。使不干血分。決不致生癰
 膿也。又言反聚痛。暮躁不得眠。夫暮屬血分。使不干血分。決不致聚痛躁不得
 眠也。蓋黃汗症。當汗出入水。水從汗孔入時。本在氣分。即入之後。與熱相蒸。久
 則乘入血分矣。血色赤。受潮濕則變黃色。血為濕傷。濕隨汗洩。故汗亦見黃色。
 凡黃汗歷節。皆因水在肌肉腠理間。榮衛氣血不能暢行。鬱蒸不解所致。其脈
 沉遲。亦是氣血不能暢行之故。故仲景皆用通營達衛之藥。治之。觀蒼芍桂酒
 湯。用桂芍。明是宣達營氣。用黃芪。明是扶助衛氣。下節桂枝加黃耆。理亦同此。
 皆以宣達營衛氣血為主。而唐注謂黃汗不關于血分。謬矣。與前論黃汗處對
 勘。其理益明。

黃耆芍藥桂枝苦酒湯方

黃耆

五兩

芍藥

桂枝

各三兩

右三味以苦酒一升水七升相合。煮取三升。溫服一升。當心煩。服至六七日。乃解。若心煩不止者。以苦酒阻故也。

黃汗之病。兩脛自冷。假令發熱。此屬歷節。食已汗出。又身常暮盜汗出者。此榮氣也。若汗出已。反發熱者。久久其身必甲錯。發熱不止者。必生惡瘡。若身重汗出已。輒輕者。久久必身濶濶。卽胸中痛。又從腰以上汗出。下無汗。腰臆弛痛。如有物在皮中狀。

劇者不能食。身疼重。小便不利。此爲黃汗。桂枝加黃耆湯主之。

唐容川曰。此要分作四節解。中兩節是借賓定主。首言黃汗之證。陽氣不得下通。身熱而脛冷。爲黃汗之的證。此爲首段。假令發熱。假令二字。反承上文。則發熱二字。正對脛冷。是言兩脛發熱也。兩脛發熱。則屬歷節。而非黃汗。此爲第二段。又有似黃汗。而非黃汗。證者。食也。則衛強而汗出。又暮夜陽不入陰。常盜汗者。非黃汗也。此爲榮血阻滯其氣也。若盜汗既出。後而熱退者。是氣隨汗洩。而榮血尙得暫爲安靜。不入暮。卽不發熱矣。設汗出後。熱仍不息。反發熱者。是鬱氣不能盡泄。榮滯不得暫安。久久榮血凝滯。衛氣薰灼。而爲乾血。身必甲錯。血爲氣蒸。則化膿。故發熱若不止。而不盜汗者。則氣更不得泄。必蒸爲惡瘡。此出汗是榮氣。此發熱爲

乾血或惡瘡皆非黃汗之發熱出汗也此爲第三段以下乃入正文申明黃汗之證曰若黃汗是濕病必身重得汗出已其濕略泄則身輒輕便知其病在濕鬱久必身閹閹者陽氣欲通而不得通也卽胸中鬱而不開則痛與小柴胡之胸滿小結胸之胸痛皆是鬱而不開之例又從腰以上汗出下無汗卽是鬱而不通身熱而兩脛自冷之例也臆股骨弛痛如有物在皮中狀皆是陽氣不達于下也下無汗故如有物在皮中卽傷寒論如蟲行皮中同例劇則不能食身疼重小便不利皆氣不通達爲黃汗之的證也如此分段則能解矣又用方亦可知矣

桂枝加黃耆湯方

桂枝

芍藥

甘草

黃耆

各三兩

各二兩

生薑

三兩

大棗

十二枚

金匱要略集注卷六 水氣病脈證并治第十四 二十一 信陽義與補白
右六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溫服一升。須臾啜熱稀粥一升餘。以助藥力。溫覆取微汗。若不汗更服。

胡毓秀曰。此節與下節文詞簡奧。頗爲難解。唐注雖精。不知與原文之旨相合否。

師曰。寸口脈遲而澹。遲則爲寒。澹爲血不足。跌陽脈微而遲。微則爲氣遲。遲則爲寒。寒氣不足。卽手足逆冷。手足逆冷。則榮衛不利。榮衛不利。則腹滿脅鳴。相逐氣轉。膀胱榮衛俱勞。陽氣不通。卽身冷。陰氣不通。卽骨疼。陽前通。則惡寒。陰前通。則痺不仁。陰

陽相得。其氣乃行。大氣一轉。其氣乃散。實則失氣。虛則遺溺。名曰氣分。

胡毓秀曰。寸口脈診榮衛氣血。寸口脈見遲濇。遲則爲寒。榮衛之氣虛也。濇爲血不足。脈管之血少也。要而論之。總屬氣血俱虛而已。跌陽脈診脾胃。跌陽脈微遲。爲脾胃陽氣衰。脾胃主四肢。中焦陽氣不能外達於四肢。卽手足逆冷。凡榮衛氣血皆賴中氣爲之轉樞。上下內外。今因中焦氣虛不能四達。則榮衛氣血亦不能四達。故手足逆冷。則榮衛不利。凡人大腹裏腸胃外皆是油膜。油膜中行氣行血。氣外出爲衛氣。血外出爲營血。今因榮衛不利。氣血不能外達于

四肢獨停滯于中焦油膜之中。是以腹滿脇鳴。卽世稱單腹脹證也。衛氣血轉逐于中焦油膜中。不能上行外達。久則俱致于疲勞。陽氣指衛氣言。衛氣衛外。主周身之表。衛氣滯而不通。不能衛外。卽身冷。陰氣指榮血言。營分阻滯。血凝而氣不通。故筋骨疼痛。此皆陰陽之氣不合。偕而榮衛氣血不能四達也。下又言陰陽相得。得字作合字解。言陰陽之氣相合。其氣乃行。此氣指榮衛之氣。言大氣一轉。其氣乃散。大氣二字指中氣言。卽中焦脾胃之陽氣也。脾胃陽氣主轉樞。上下內外脾胃能樞轉。則氣之滯于中者。皆能散達于外矣。既散之後。若係實證。有積滯糟粕滯于腸胃。則必由大腸下行而矢氣。若係虛證。中焦油膜內停有水邪。則必由膀胱下泄而遺溺。總之此症是營衛之氣不足。又兼中氣虛不能樞轉。上下內外之故。病在氣分。不見硬痛證。與血分無關。故名曰氣。

分此節原文頗難解。又陽前通。陰前通。數句尤爲費解。吾于此頗有意會。仍不敢強解。恐與原文相戾也。姑闕疑。以待世之學者。

氣分。心下堅。大如盤。邊如旋盤。桂。甘。薑。棗。麻。辛。附子。湯。主之。

陳修園曰。病在氣分。大氣不轉。其心下堅。大如盤。邊如旋盤。其勢亦甚矣。然不直攻其氣。而止用辛甘溫藥行陽以化氣。麻。桂。生。姜。以攻其上。附子。細辛。以攻其下。甘草。大棗。補中焦。以運其氣。庶上下之氣交通。而病可愈。所謂大氣一轉。其結乃散也。

胡毓秀曰。上節有腹滿脇鳴證。是水氣結于中焦油膜中。故中焦之大氣一轉。而下焦卽失氣遺溺。水氣由兩便下行矣。此節心下堅。大如盤。是水氣結于心。

下膈膜中病在上焦與上節腹滿之在中焦不同若仍扯大氣不轉爲解便與原文之旨不合下節唐注亦有誤

桂甘薑棗麻辛附子湯方

桂枝 生薑

各三兩

細辛

甘草

麻黃

各二兩

附子

一枚

大棗

十二枚

右七味以水七升先煮麻黃去上沫納諸藥煮取二升分溫三服當汗出如蟲行皮中即愈

心下堅大如盤邊如旋盤水飲所作枳朮湯主之

金鑿曰心下堅大如盤而不如杯是水飲散漫之狀也又邊如旋盤皆水飲所作

似當下而不可下者。以堅大而不滿痛。是爲水氣虛結。未可下也。故以白朮倍枳實。補正而兼破堅。氣行則結開。兩得之矣。此水飲不可下之和劑也。

唐容川曰。此合上二節。當爲一章。皆論氣分也。緣前歷言血分。能成水病。此因補論氣分。尤爲水之所由成也。上文名曰氣分一節。文詞奧衍。未能悉解。然大氣一轉。其氣乃散。此兩句。是一節之主。其意蓋謂宗氣乃太陽膀胱所化之氣。上達至胸。借脾肺之轉樞。而氣乃散達。次節承明曰。設氣分結而不達。心下堅大如盤邊。如旋盤。則爲大氣不轉之症。主用桂甘薑棗麻辛附子湯。以轉其大氣。大氣一轉。則水病不作矣。本節又承申之曰。心下堅大如盤邊。如旋盤。本是氣不散。然氣積。則爲水氣積不散。水飲所由起也。作字卽起字之義。兼治水飲。用枳朮湯。此共三節。推到水飲所作。見水病多起于氣分。較上文起于血分者。尤多。此仲景繳補正。

意遙對血分錯綜文字貴人會心

枳朮湯方

枳實

七枚

白朮

二兩

右二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分溫三服腹中軟即當散也

其大原大原一... 枳實... 白朮... 水五升... 煮取三升... 分溫三服... 腹中軟... 即當散也... 枳實... 白朮... 水五升... 煮取三升... 分溫三服... 腹中軟... 即當散也...

金匱要略集註折衷卷七

漢張仲景原文

河南信陽胡毓秀補註

黃痺病脈證并治第十五

寸口脈浮而緩。浮則為風。緩則為痺。痺非中風。四肢苦煩。脾色必黃。瘀熱以行。

唐容川曰。痺非中風。四肢苦煩相連讀。蓋脈緩者本主風痺。乃今之之痺非中風。四肢煩痛之痺。是既無四肢煩痛證。而又見緩脈。其應當在脾經。必係風熱內陷入于脾經。必見脾濕合熱之色。而發黃也。本文一個非字。直貫四肢苦煩一個。

必字恰與上文反接。若將四肢苦煩屬于脾色必黃文法既乖而脈證亦不合矣。又按瘀熱以行一瘀字便見黃皆發于血分。凡氣分之熱不得稱瘀。小便黃赤短澇而不發黃者多矣。脾爲太陰脾土主統血熱陷血分脾濕遏鬱乃發爲黃。故五色惟赤色受潮濕則變黃色。五行惟火生土五色惟赤回黃故必血分濕熱乃發黃也。所以鼻衄目黃亦是此義。觀茵陳蒿湯硝石梔子豬膏諸治黃之方皆治血分。惟五苓小半夏是治氣分。然皆變法也。若茵陳諸方乃爲正法。可知黃屬血分矣。

胡毓秀曰。傷寒太陽陽明篇諸黃病。唐氏皆言濕熱蒸出土之本色。則發黃吾讀之殊有疑竇。今唐氏因一瘀字悟出黃皆發于血分。可謂發人所未發。眞善讀仲景書者也。五行惟火生土。五色惟赤回黃。血色赤受潮濕則變黃色。以紅

紙或紅布置于濕地。隔日卽變黃色。可爲赤色回黃之一證。凡黃病皆係濕熱傷血分。周身之血爲濕所傷。故內而小便赤濇。外而肌膚發黃。觀茵陳湯用梔子。大黃逐血分之熱。可知黃皆發于血分。不發于氣分也。又有謂黃病是胆汁滲入肌膚。其說尤爲不合。

跌陽脈緊而數。數則爲熱。熱則消穀。緊則爲寒。食卽爲滿。尺脈浮爲傷腎。跌陽脈緊爲傷脾。風寒相搏。食穀卽眩。穀氣不消。胃中苦濁。濁氣下流。小便不通。陰被其寒。熱流膀胱。身體盡黃。名曰穀痺。

陳修園曰。跌陽脈緊而數。數則為胃熱。胃熱則善消。消谷緊則為脾寒。脾寒遇食即為滿。滿者必生濕。是胃熱而脾濕為黃疸之病源也。尺脈浮為風傷腎。跌陽脈緊為寒傷脾。是腎得風而生熱。脾得寒而生濕。為黃疸之病源也。凡風熱與寒濕相搏。其氣必歸脾胃。食穀即助其熱。而為眩。穀氣鬱而不消。則胃中苦濁。濁氣下流。若小便通。則濁隨溺而出。今小便不通。則濁雖下流。而不外出。於是陰臟受其寒。而客熱流入膀胱。膀胱為太陽主一身之肌表。故身體盡黃。名曰穀疸。

唐容川曰。陰被其寒。是言太陰脾受寒生濕。此句總承上文脈緊為傷脾。穀氣不消而言。總見脾寒生濕也。熱流膀胱。是言陽明胃熱。此句總承胃中苦濁而小便不通言。總見陽明胃熱陷入濕土之中也。修園解陰為陰臟。解熱為客熱。與上文理不相承接。則義不明矣。

胡毓秀曰。此三節皆論穀瘕。首節言跌陽脈緊而數。數爲胃熱。則消谷。緊爲脾寒。則生濕。濕與熱蒸。腸胃之食物。膜中之水氣。皆不上行。下達。所以生脹滿也。二節言尺脈浮爲風傷腎。跌陽緊爲寒傷脾。是下焦風熱。與中焦寒濕相蒸而成穀瘕。三節又言胃之風熱。與脾之寒濕相蒸。風熱在胃。食穀則助其熱。故目眩。脾有寒濕。則不能消化。谷食濕與熱蒸。濕熱下流。故膀胱受病。而小便不通。此三節總言穀瘕證。是脾寒生濕。濕寒爲穀瘕之原。而中焦下焦之熱。陷入其中。與濕相蒸。此穀瘕之由成也。

額上黑。微汗出。手足中熱。薄暮卽發。膀胱急。小便自利。名曰女勞瘕。腹如水狀。不治。

唐容川曰。女勞瘵。色慾過度。慾火結於胞宮。血海之中。故曰腹如水狀。言如水實非水。少腹血室中脹滿也。血室有瘀熱。脹滿則膀胱受其逼窄而急。其實病在胞室。不在膀胱。故膀胱雖急而小便自利。以見病不在膀胱而在血室中也。此如蓄血小腹滿而小便自利者。同一例也。故手足心屬血分。薄暮入夜屬血分。卽發熱與熱入血室。夜則譫語。同例。陰虛不能斂陽。瘀發熱則微汗。胞室瘀熱上應心部。則額上黑。總見女勞瘵在胞宮血分之中也。凡陰陽易男女交感爲瘡爲淋者。其病皆在胞室。與女勞瘵一例。註家以腎與膀胱不能攝水爲解。不知硝石方條明言非水病也。何得復以膀胱爲主哉。

胡毓秀曰。額上黑。微汗出。皆胞宮慾火上衝之故。凡胞宮有熱。皆有頭汗出證。觀陽明篇三十八節。熱入血室。但頭汗出。溼濕。喝章。濕家。但頭汗出。爲丹田有

熱○可○見○蓋○胞○室○爲○呼○吸○之○根○衝○脈○爲○呼○氣○之○路○胞○宮○慾○火○隨○衝○脈○呼○氣○上○衝○路○最○直○捷○額○上○黑○者○物○極○必○返○火○極○似○水○故○不○見○火○之○赤○色○而○見○水○之○黑○色○總○因○慾○火○結○于○胞○中○隨○呼○氣○上○衝○之○故○唐○註○謂○胞○室○瘀○熱○上○應○心○部○則○額○上○黑○不○免○略○差○

心中懊憹而熱不能食時欲吐名曰酒痺。

胡毓秀曰酒水質能生濕酒味厚入血分酒入胃中胃絡通心熱循胃絡上薰心包故心中懊憹而熱血藏于肝血分有熱合于肝氣逆入胃中故不能食時欲吐太陽篇十八節酒客不可服桂枝湯得湯則嘔總見酒客熱在血分不可再用桂枝以助其熱與此節酒痺不能食時欲吐之理相通飲酒入胃脾胃主

周身之肌肉。肌肉中濕熱相蒸。久則發黃。此酒瘰之由成也。

陽明病。脈遲。食難用飽。飽則發煩。頭眩。小便必難。此欲作穀瘰。雖下之。腹滿如故。所以然者。脈遲故也。

唐容川曰。此卽上文陰被其寒。熱流膀胱之義。陽明病三字。是言胃家實熱。凡仲景稱某經病。皆照六經提綱言之。故知此陽明病。是言胃家實熱。胃熱者。脈當數。今脈遲。則是脾受寒。故不見胃之數脈。而見脾之遲脈。必脾不運化。食難用飽。飽則當腹滿。且反壅胃熱。發煩頭眩。胃中濁氣下流。必小便難。欲作穀瘰。雖其證有胃熱腹滿之象。然兼脾寒。亦不當下。若下之。則腹滿如故。穀瘰之病。仍不能解也。

所以然者。以脈遲脾寒。故不當下也。按腹滿如故。承上文言其如故也。則知上文食難用飽。句下有腹滿證在矣。讀仲景書者。當於文法明暗處。細心體玩。

夫病酒黃痺。必小便不利。其候心中熱。足下熱。是其證也。

唐容川曰。酒味厚。入血分。一入于胃。則上薰心包。故必心中熱。心中懊懣。心中如噉大蒜狀。皆是酒薰心包之故。包絡與三焦相表裏。包絡移熱于三焦。則決瀆不清。而小便不利。足下熱。亦是血分之熱。與女勞痺之手足心熱同一義也。溫經湯證。手足心熱。皆同義也。知酒痺在血分。益知女勞痺亦在血分。酒痺腹滿。與女勞痺之腹滿。皆是瘀血。如溫經湯之腹滿。證亦是此義。惟其發見之因。各有不同。故不獨溫經湯單治血。與此治法不同。卽酒痺女勞痺。一則傷在包絡。一則傷在胞。

宮。故治方又各不同。此數節當互參之。

酒黃痺者。或無熱。靖言了了。腹滿欲吐。鼻燥。其脈浮者。先吐之。沉弦者。先下之。

陳修園曰。酒黃痺。以心中熱爲正候。或有熱去于心。而無熱。無熱則心靖。心靖則其言了了。然亦有心中無熱。邪竟注于陽明。爲腹滿。爲欲吐。又驗之鼻燥。則知其爲陽明證無疑。夫腹滿宜下。欲吐宜越。因勢而利導之。今既腹滿而且欲吐。則可下而亦可吐。必須審其脈浮者爲邪近上。而先吐之。沉弦者爲邪近下。而先下之。胡毓秀曰。腹滿欲吐。修園皆言邪注陽明。其實非陽明病也。蓋腹中腸胃外是

油膜。油膜中水不下行。氣不上達。則腹滿。脾與胃相表裏。油膜屬脾。油膜中熱。氣上逆。則欲吐。凡飲酒多者。鼻頭必現赤色。鼻頭應脾。濕熱在脾之油膜中。故鼻燥。總之腹滿欲吐。鼻燥。皆太陰脾之病。非陽明病也。凡酒入胃中。其熱多上薰心包。而爲語言瞽亂。今語言明了。心中反無熱。又見腹滿等證。是熱不上薰。而鬱于腹內油膜中也。若腹滿而脈沉弦者。是熱邪內鬱已深。用梔子大黃湯下之可也。若欲吐而脈浮者。是邪有外越之象。用瓜蒂散吐之可也。可吐可下。皆是去在內之濕熱。與承氣湯去腸胃之燥屎不同。讀者須知。

酒痺。心中熱。欲吐者。吐之愈。

胡毓秀曰。上節言心中無熱。靖言了了。又見腹滿。鼻燥。脈浮。欲吐。是熱邪不在

心中而在腹中者。宜用吐法。此節言心中熱欲吐。不言腹滿鼻燥等證。是言熱邪不在腹內而在心中者。亦宜吐之。所以補足上節之意。

酒癰下之。久久爲黑癰。目青面黑。心中如噉蒜齏狀。皮膚爪之不仁。大便正黑。其脈浮弱。雖黑微黃。故知之。

唐容川曰。仲景言酒癰。久爲黑癰。女勞癰亦云。作黑癰。大便正黑。女勞癰。大便必黑。酒癰。足下熱。女勞癰亦云。足下熱。蓋酒入于胃。味厚歸血。分酒味薰灼。心包絡受之。醉則心神先亂。多飲則醉成死血。凡酒癰皆病在血分。瘀血入大便。則化黑色。瘀血在經絡。壅熱則爲足下熱。瘀血發出。心血焦灼之色。則爲黑癰。憔悴黑瘦。

此類前類中水不不淨。不土。蓋。開。與。胃。淋。表。寒。曲。熱。風。雜。曲。熱。中。燥。

皆是血分瘀熱之故。女勞慾火結于血室。病亦在血分之中。故與酒癰見證皆同。其不同者。酒癰以心中熱小便不利爲別。蓋酒先入心包。遺熱于小腸。故見心中熱。小便不利也。若女勞癰又以膀胱急小便自利爲別。蓋瘀熱在胞室。逼窄其膀胱。故急然膀胱之中實無瘀。故小便自利。此所以異也。故治酒癰以心胃爲主治。女勞癰以三焦胞室爲主。

胡毓秀曰。酒癰女勞癰久皆爲黑癰。皆因熱鬱血分久則其血化爲瘀血死血。凡物極則必返。熱之極者反見寒象。故不見火之赤色而見水之黑色。唐注謂瘀血發出心血焦灼之色。則爲黑癰。不免略差。其面目青黑大便正黑皆瘀血在裏之證。熱邪上薰心包。則心中如噉蒜齏。周身在外經絡之血亦變爲瘀血死血。故皮膚爪之不仁。唐注甚精。宜詳亮之。

師曰。病黃瘴。發熱。煩渴。胸滿。口燥者。以病發時。火劫其汗。兩熱所得。然黃家所得。從濕得之。一身盡發熱。而黃。肚熱。熱在裏。當下之。

陳修園曰。病黃瘴。濕熱也。濕淫于內。則煩渴胸滿。熱淫于內。則發熱口燥。今發熱煩渴胸滿。口燥者。以病發時。不用汗解之正法。而以火劫逼其汗。以熱攻熱。兩熱相搏所得。然使熱不與濕合。必不作黃。凡黃家所得。從濕得之。原不可以一下盡其治法也。須審其一身盡發熱而黃。且肚熱。視一身之熱。爲尤甚。是因火劫而令火熱盡在于裏。法當下之。

胡毓秀曰。黃瘧病。是濕熱傷血分。油膜肌腠間。濕熱相蒸。血爲濕傷。則皮膚黃色。故曰黃家。所得從濕得之。凡黃瘧病。皆屬太陰脾。脾主油膜。居大腹中央。一身盡熱。而肚熱更甚。可知全是濕熱鬱于腹內。其煩渴口燥。又因火劫發汗。復耗氣分之津液。在內之血分濕熱已甚。在表氣分之津液又傷。故曰兩熱所得。言此黃瘧。因表裏氣血俱爲熱傷而得也。

脈沉。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皆發黃。腹滿。舌痿黃。躁不得睡。屬黃家。

陳修園曰。瘧病將成未成之際。必先有一二證。而可卜之。凡病在裏。則脈沉。裏熱

則渴欲飲水。飲水多而小便不利者。水無去路。則鬱于裏而爲濕。濕與熱合。交相鬱蒸。皆可卜其發黃。脾之部位在腹。脾之脈絡連舌本。散舌下。若腹滿舌痿黃。是脾有濕而不行矣。又胃不和則臥不安。若躁不得睡。是胃有熱而不和矣。濕熱相合。爲屬黃家。

胡毓秀曰。黃瘧病皆屬太陰脾。脾主膏油肌肉。與網膜腠理相連。油膜中濕熱相蒸。膜中之水不下行。故小便不利。膜中之氣不外達。故脈沉。水不下行。氣不上達。水氣停于中焦。則腹滿。脾脈連舌本。散舌下。病在脾。故舌痿黃。凡此皆因病在大腹油膜中。屬於太陰。故見此諸證也。熱在血分。故渴欲飲水。而實不能多飲。與但欲嗽口不欲嚥下相同。熱在血分。則煩躁不能安臥。凡此皆脾之血分有熱。皆黃病之朕兆。陳注尙有未合。

黃痺之病。當以十八日爲期。治之十日以上。瘥。反劇爲難治。

醫宗金鑒曰。痺病屬脾。黃者脾土之色也。脾主土。土無定位。寄旺于四季之末。各十八日期之十八日者。土旺之日也。治之宜十日以上。當瘥。不宜踰十八日之外。若踰十八日不瘥。而反劇者。則土衰矣。故爲難治。

痺而渴者。其痺難治。痺而不渴者。其痺可治。發於陰部。其人必嘔。陽部。其人振寒而發熱也。

陳修園曰。此以渴不渴辨痺之難治。可治以嘔與寒熱辨黃之在表在裏也。痺而渴者。內熱既結。又兼鬱熱外蒸。內外交病。其痺難治。痺而不渴者。熱從外宣。內之

正氣自通。其瘧可治。發于陰部。裏爲陰。裏氣之逆。其人必嘔。發于陽部。表爲陽。表邪之盛。其人振寒而發熱也。

胡毓秀曰。黃瘧是濕熱傷血分。熱在血分而氣分之津液未傷。故曰瘧而不渴者。其瘧可治。是病僅在血分。尙未損及氣分也。若瘧而作渴。是陰分之血。既爲熱灼。而氣分之津。又爲熱傷。津血兩傷。故其瘧爲難治。又發于陰部。是言腹內油膜之裏。属于脾胃氣在油膜中。逆氣上衝。故必作嘔。陽部是言肌腠之表。爲太陽衛氣外達皮毛之路。肌腠有邪阻滯。衛氣不能外達。故振寒發熱。陳注尙欠明晰。

穀瘧之病。寒熱不食。食卽頭眩。心胸不安。久久發黃。爲穀瘧。茵

陳蒿湯主之。

醫宗金鑒曰。未成穀瘴之時。其人多病寒熱。寒熱作時。則不能食。寒熱止時。則或能食。雖能食。然食後即頭暈目眩。心煩不安。此爲濕熱鬱蒸。將作穀瘴之徵也。久。久身面必皆發黃。爲穀瘴矣。因茵陳蒿湯利下。使從大小二便而去之。

胡毓秀曰。仲景論穀瘴。皆言小便難。小便不利。此節獨不言小便。省文也。蓋瘴證是濕熱在油膜中。病三焦決瀆之路。斷無小便通利之理。其論證或見于此。或見于彼。皆宜會通觀之。其發寒熱。是衛氣尙有外達之象。瘴病初起者。如斯。久則正氣與邪混而爲一。而寒熱解矣。又燥穀瘴傷于穀。與酒瘴傷于酒相同。故穀瘴不能食。食即頭眩。凡仲景論穀瘴。皆有頭眩證。可知穀瘴以食即頭眩。

爲別與酒瘴以心中熱小便不利女勞瘴以膀胱急小便自利爲別相同但穀瘴是穀食鬱熱上薰故止覺心胸不安酒瘴是酒中熱毒上薰故必心中熱心中如噉壅蒜或熱痛與心胸不安有輕重之別矣總之穀瘴酒瘴女勞瘴皆熱鬱血分熱與濕蒸之故觀仲景治黃諸方用梔子大黃皆是驅逐血分之熱用硝礬去油膜之瘀濁服後大便黑小便黃可知黃瘴皆發于血分不發于氣也。

茵陳蒿湯方

茵陳蒿

六兩

梔子

十四枚

大黃

二兩

右三味以水一斗先煮茵陳減六升納二味煮取三升去滓分溫三服小便當利尿如皂角汁狀色正赤一宿腹減黃從小便去也。

黃家。日晡所發熱。而反惡寒。此爲女勞得之。膀胱急。少腹滿。身盡黃。額上黑。足下熱。作黑痺。其腹脹如水狀。大便必黑。時溇。此女勞之病。非水病也。腹滿者難治。硝石礬石散主之。

陳修園曰。凡發熱而不惡寒。爲陽明病。若黃家當申酉之時。名曰日晡。所應其時發熱。而反惡寒。此非陽明熱證。爲女勞得之。以女勞之病在腎。腎之府爲膀胱。申時氣血注於膀胱。酉時氣血注於腎也。腎爲熱逼。則膀胱必急。膀胱既急。則少腹亦滿。其一身盡黃。而額上獨黑。一身雖盡熱。而足下尤熱。此病勢浸淫。腎邪遍于周身。不獨額上黑。而身上俱作黑痺。然其中有可疑者。腹脹便溇。證同脾濕。然究

其腹脹非水而如水狀。大便必變黑而時溇。此女勞之病。腎熱而氣內結。非脾濕而水不行之爲病也。但病兼腹滿者。爲陽氣併傷。較爲難治。以硝礬石散主之。唐容川曰。此條修園以腎與膀胱爲解。不知女勞瘵是瘀熱在血室。不在腎與膀胱。故本文曰。非水病也。又觀其方。自注曰。病隨大小便去。小便正黃。大便正黑。蓋胞宮在大腸之前。膀胱之後。前後全以油膜相連。胞乃油膜中一大夾室。故用硝礬均走油膜。去瘀濁。使瘀血從濁道走大腸而出。使熱邪從清道走小便而出。皆從油膜透達而出。此兩途也。修園以爲屬腎。似指爲虛勞之證。而又見其方非治虛。故解不的確。余已詳於上條。當細參之。

胡毓秀曰。女勞瘵是慾爲結于胞中。唐注可論精當。蓋胞宮居大腸膀胱之間。胞中慾火移于大腸。合于陽明燥氣。則日晡潮熱。應大腸申酉之旺氣也。火熱

內鬱陽氣不能外達。故外反惡寒。胞宮前連膀胱。連大腸。正當少腹。故少腹
滿。胞宮有慾火。則脹大。膀胱受其逼窄。故膀胱急。慾火隨呼氣循衝脈上逆。則
額上黑。循經下行。則足下熱。胞宮之血外出。爲周身肌膚間之營血。胞宮血分
有瘀熱。則周身肌膚盡作黃色。與衄病熱在血分。目睛暈黃相同。皆熱瘀血分
之故。其大便必黑時。澹蓋胞宮爲藏血之地。血分熱甚。火極見水之色。故大便
必黑。與陽明篇五十八節。大腸有蓄血。大便黑色而易相同。其皆溲而易者。瘀
血由大腸出血。能潤腸故也。女勞瘵病在胞宮。當少腹滿。若大腹亦見脹滿。是
中焦之氣亦傷。故爲難治。陳注以腎與膀胱爲解。似是而非。于此節之義。尙未
能明。

硝石礬石散方

硝石

熬黃

礬石

燒等分

右二味爲散。大麥粥汁和服。方寸匕。日三服。病隨大小便去。小便正黃。大便正黑。是其候也。

徐忠可曰。硝能散虛鬱之熱。爲體輕脫。而寒不傷脾。礬能却水。而所到之處。邪不復停。如紙既礬。卽不受水滲矣。以大麥粥服。調益土以勝水。合而用之。則散鬱熱。解腎毒。其于陰陽氣血汗下補瀉等法。毫不相涉。所以爲佳。

唐容川曰。硝奕堅速降。而云散虛鬱之熱。非也。礬能逐濁有澄清之力。但云却水。亦非也。蓋本文原言是女勞瘵。非水也。須知女勞瘵是男女交媾。慾火結于胞宮。精室之中。硝鹹寒直達精室。以攻其結熱。白礬佐之。以除其濁。令結汗之邪。從大

小便出故曰小便正黃大便正黑徐注謂與汗下等法毫不相涉豈不謬耶

酒痺心中懊懣或熱痛梔子大黃湯主之

徐忠可曰酒徒陰分大傷故不用燥藥以耗其津亦不用滲藥以竭其液謂熱除則濕不能留也凡治濕熱而兼燥者于此可悟

唐容川曰既有濕矣何又兼燥自相矛盾只因子燥濕之理未明也燥卽不濕濕卽不燥其不用燥藥者因此是濕熱燥能助熱故不用也

梔子大黃湯方

梔子

十四枚

大黃

二兩

枳實

五枚

鼓

一升

右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分溫三服

胡毓秀曰。梔子豉治心中懊懣。枳實大黃治熱痛。蓋酒味厚。入血分。酒屬陽性。上升。飲酒入胃。熱氣上升。則心中受病。故此方以降心胸之熱爲主。若只心中懊懣而不熱痛。宜梔子豉湯。惟兼熱痛。故加枳實大黃。一去虛邪。一去實邪。皆除心胸之熱邪也。又凡仲景用厚朴。是降腹內之氣。用枳實。是降胸膈之氣。仲景用藥。最有分寸。讀者宜玩。

諸病黃家。但利其小便。假令脈浮。當以汗解之。宜桂枝加黃耆湯主之。

唐容川曰。但利其小便。是治黃正法。亦治黃定法也。此後汗下溫補諸方。皆是變

法○故○其○文○法○以○假○令○二○字○別○之○便○是○仲○景○示○人○有○別○之○意○蓋○在○仲○景○之○意○以○爲○世
多○知○正○治○之○法○而○惟○變○證○變○法○則○恐○不○知○故○凡○正○方○正○法○每○以○一○二○語○了○之○反○於
法○之○變○者○特○加○詳○焉○此○仲○景○著○書○之○通○例○玩○其○文○法○便○可○識○矣○有○如○此○條○諸○黃○家
但○利○其○小○便○一○語○已○盡○正○治○之○法○其○餘○變○證○兼○證○皆○主○中○之○賓○讀○其○書○者○幸○無○玩
其○所○詳○而○忽○其○所○略○也○

胡○毓○秀○曰○黃○瘧○病○是○濕○熱○在○油○膜○中○膜○網○屬○三○焦○爲○行○水○行○氣○之○路○油○中○血○分
之○熱○與○膜○中○之○水○濕○相○蒸○膜○中○之○水○不○下○行○故○小○便○不○利○膜○中○之○氣○不○外○達○故
脈○沉○無○汗○水○氣○停○滯○于○中○則○腹○滿○凡○黃○瘧○濕○熱○在○裏○無○不○脈○沉○腹○滿○無○汗○小○便
不○利○者○病○三○焦○水○氣○往○來○之○路○故○也○故○治○黃○瘧○以○清○熱○利○小○便○爲○主○油○中○血○分
熱○除○則○不○與○膜○中○之○水○濕○相○蒸○膜○中○之○水○能○下○行○則○小○便○利○而○在○裏○之○濕○熱○由

小便去水下行則氣自外達而脈自不沉在表之濕熱亦由汗解矣故曰諸病黃家但利其小便爲治黃正法亦治黃定法也此後諸證諸方皆黃瘧之變證變法故近人有陽黃陰黃之說如茵陳五苓散小建中湯皆治寒濕在裏之證與前論諸黃瘧有區別也讀其書知其文法則仲景文字亦不難解

桂枝加黃耆湯方

見水氣

卽桂枝原方加黃耆二兩

諸黃豬膏髮煎主之

沈自南曰此黃瘧血分通治之方也熱在血分與濕相蒸久則濕去熱存津枯血燥皮膚黃而暗晦當以豬脂潤燥髮灰和血則氣血不滯而濕熱自小便去矣蓋

黃瘰皆因濕熱鬱蒸相延日久津血必耗不論氣分血分皆宜兼治其陰故曰諸黃主之。

豬膏髮煎湯方

豬膏

半斤

亂髮

如鷄子大三枚

右二味和膏中煎之髮消藥成分再服病從小便出

陳元犀曰豬膏主潤燥髮灰主通小便神農本草經有自還神化句最妙謂髮爲血餘乃水精奉心化血所生今取以煉服仍能助水精以上奉心臟以化血也陳修園又謂此言黃瘰中另有一種燥證飲食不消胃脹有燥屎者而出其方治也胡毓秀曰修園之說殊誤果是胃脹有燥屎何以不用承氣湯彼因不知黃瘰是油膜中病濕熱鬱蒸既久則津血兩枯故以潤燥和血爲主惟此方能治諸

黃恐不盡然疑有錯簡

黃痺病茵陳五苓散主之。

胡毓秀曰此方所治之病與下小便色不變欲自利皆黃痺之屬濕寒者蓋凡內有寒濕陽氣不振而玩痿黃之色者亦多即近人所謂陰黃當溫寒利濕若認爲濕鬱熱蒸發黃謬矣茵陳退黃治濕五苓散健脾利濕合之爲除黃利寒濕之劑與陽明篇七十九節身目俱黃爲寒濕在裏之證相同可以互參

茵陳五苓散方

茵陳

十兩末

五苓散

五分

右二味和先食飲服方寸匕日三服

黃痺腹滿小便不利而赤自汗出此爲表和裏實當下之宜大黃硝石湯。

李彥曰腹滿小便不利而赤裏病也自汗出表和也裏病者濕熱內甚用梔子清上焦濕熱大黃瀉中焦濕熱黃柏清下焦濕熱硝石則于苦寒瀉熱之中而能更堅速降使藥力無微不至而濕熱悉消散矣。

胡毓秀曰黃痺病濕熱在油膜中當脈沉無汗腹滿小便不利熱氣上逆或爲但頭汗出或心中懊懣皆黃痺病應有之證今自汗出則脈不沉可知此表和無病又見腹滿小便不利而赤是表和裏實故以大黃硝石湯下之。

大黃硝石湯方

大黃

黃柏

硝石

各四兩

梔子

十五枚

右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納硝。更煮取一升。頓服。

黃瘰病。小便色不變。欲自利。腹滿而喘。不可除熱。熱除必噦。噦者。小半夏湯主之。

陳修園曰。此爲黃瘰之虛證。誤治增病。而出救治之方。非謂小半夏湯。卽能治黃瘰也。黃瘰病。實熱者。小便當赤短。若小便色不變。而且欲自利。其無內熱。確爲有據。可知其腹滿而喘。非裏實氣盛。乃虛滿虛喘也。雖有熱邪。亦不可以寒下之藥。除其熱。熱除。則胃必寒。而作噦。噦者。宜先調其胃。降其逆。然後消息治之。以小半

夏湯主之。先治其噦。再以理中湯。或真武湯。加茵陳蒿。治其黃可也。

小半夏湯方

見痰飲

諸黃。腹痛而嘔者。宜柴胡湯。

陳修園曰。此言黃瘰有土受木尅之證。以柴胡湯治其嘔痛。亦非謂柴胡湯治諸黃也。止言柴胡湯。未分大小。意者隨見證而臨時採擇也。

柴胡湯方

大小柴胡湯皆見傷寒論太陽篇

胡毓秀曰。少陽三焦主腹內網膜。爲水火氣三者往來之路。少陽木火鬱于腹內油膜中。則腹痛。循衝脈入胃。則嘔吐。柴胡湯爲調和水火升達正氣之劑。故

腹痛而嘔者宜之。非謂柴胡湯能治諸黃也。

男子黃。小便自利。當與虛勞小建中湯。

陳修園曰。黃病不外于鬱。虛得補則氣暢而鬱自開矣。男子黃。小便自利。知非濕熱交鬱之黃。而為土虛。其色外現之黃。當與虛勞小建中湯。單言男子者。謂在婦人。則血分有熱。正未可知。又當另有消息也。

高世栻曰。血痺虛勞篇有小建中湯。主治虛勞。故曰虛勞小建中湯。意謂此男子黃。而小便利。亦為虛勞之證云爾。

唐容川曰。女勞瘵亦小便自利。然有膀胱急證。是胞宮有瘀積。此小便自利。無膀胱急證。則知為虛矣。虛勞二字。是此節眼目。男子虛勞。而發痿黃之色者多矣。非

黃痺之本證也。不可不知。

尤在涇曰。黃痺病。濕熱所鬱也。濕鬱熱蒸在裏者。攻而去之。此大法也。乃亦有不濕而燥者。則變清利爲潤導。如猪膏髮煎是也。不熱而寒不實而虛者。則變攻爲補。變寒爲溫。如茵陳五苓散。小建中湯之類是也。其有兼證者。則先治兼證。而後治本證。如小半夏小柴胡湯是也。仲景論黃痺一證。而于正變虛實之法。可謂詳且盡矣。

胡毓秀曰。此篇論黃痺病。可分兩大段。自首節至痺而渴者。其痺難治。共十三節。皆統論黃痺之證。自茵陳蒿湯一節至末共十節。皆論治黃痺之方。跌陽脈緊而數。以下三節。先論穀痺。次女勞痺。次酒痺。而茵陳蒿湯以下三方。卽列穀痺。女勞。酒痺之方。次序井然不紊。桂枝加黃芪湯以下七節。皆黃痺之變證。兼

證而桂枝加黃芪以下七方皆治變證兼證之方前後方證相對條理井然誠為精密通其文法則文義瞭如指掌矣

驚悸吐衄下血胸滿癆血病脈證第十六

寸口脈動而弱動即為驚弱則為悸

陳修園曰寸口脈兼三部而言蓋驚自外至驚則氣亂脈動而不寧故動即為驚悸自內生悸因中虛脈弱而無力故弱則為悸有驚與悸並見者有驚與悸分見者

唐容川曰驚者猝然恐惕之謂心與胆通胆司相火君心虛則悸相火虛則驚蓋人之胆壯則不驚胆氣不壯故發驚惕者懼怯之謂心為君火君火宣明則不

憂不懼。何悸之有。心火不足。則氣虛而悸。血不養心。則神浮而悸。蓋驚發于胆。而悸生于心也。
唐註見血證論

師曰。尺脈浮。目睛暈黃。衄未止。暈黃去。目睛慧了。知衄今止。

陳修園曰。衄爲清道之血。從督脈由風府貫頂下鼻中。其所以血上逆而妄出者。由肝腎鬱熱逼之也。若其人尺脈浮。則知腎有遊火矣。目睛暈黃。則知肝有蓄熱矣。肝腎之火上衝。則衄未止。若暈黃去。目睛慧了。肝腎之熱已除。故知衄今止。

胡毓秀曰。目睛暈黃。與黃瘴病肌膚發黃略同。皆血分有鬱熱。凡熱鬱血分。與濕相蒸。其表證多見黃色。惟黃瘴是濕熱鬱于脾之油膜中。脾主肌肉。故外證肌膚發黃。衄病是濕熱鬱于周身脈管中。肝主藏血。開竅于目。故現于肝經。而

目睛暈黃。腎爲水臟。肝又藏血。水與血不足。肝腎陰虛。陽亢。則尺脈浮。血爲火熱所逼。循經上溢。是爲鼻衄。宜養血滋水。益肝腎之陰。凡衄病多在太陽陽明兩經。發于督脈者甚少。且必見腰痠痛。背脊強。足厥冷等證。方是發于督脈。讀者所宜知也。

又曰。從春至夏衄者太陽。從秋至冬衄者陽明。

李彥曰。衄血出于鼻。手太陽經上頤抵鼻。目下爲頤。足太陽經從巔入目內眥。與鼻根相接。手陽明經挾鼻孔。足陽明起目下。亦夾鼻兩旁。四經皆循鼻分。故皆能致衄。太陽行身之表。經云。太陽爲開。是春生夏長。陽氣在外。有開之義。故春夏衄者。太陽陽明行身之裏。經云。陽明爲閉。是秋斂冬藏。陽氣在內。有藏之義。故秋冬

衄者陽明。

胡毓秀曰。經言熱傷陽絡則衄血。傷陰絡則便血。陽絡者。皮膚肌肉間之脈絡也。太陽脈行身之後。陽明脈行身之前。凡由背循經至鼻而衄者。屬太陽。由胸循經至鼻而衄者。屬陽明。太陽爲開。春生夏長。有開之象。故春夏衄者。屬太陽。陽明爲閤。秋斂冬藏。有閤之象。故秋冬衄者。屬陽明。此不過謂四時氣化。當如是耳。實亦不必拘泥也。

衄家不可汗。汗出必額上陷。脈緊急。直視不能瞬。不得眠。

陳修園曰。衄家爲陰血已亡。不可再汗。以重竭其陰。若汗出。必額上陷。脈亦爲熱所灼而緊急。目得血而能視。血亡則目直視不能瞬。陽歸于陰則能臥。陽亢則不

得眠。

唐容川曰。此條垂戒。見凡失血者。皆不可發汗也。汗者水中之陽。化津外達。以充體者也。衄家循太陽經脈之血。既由額上注于鼻。而爲衄。則血傷矣。若氣不傷。猶充于外。而額不陷。今再令汗出。則太陽膀胱氣化之水。津又從汗而亡。血不守而氣又不充。必至額上陷下矣。血脈既虛。氣又促之。則脈緊急。肝開竅于目。血不養肝。而水又不生木。則目系戾乖。直視不能。眴不得眠。皆氣之津不能救血之故。總見血家不可復傷氣津也。陳注但解爲亡陰血。而不知汗是氣分之陽津。非血分也。故衄已亡血。額尚不陷。惟再汗傷氣分。額乃陷。陳注不得其解。

病人面無色。無寒熱。脈沉弦者。衄。脈浮弱者。衄。脈浮弱。手按之絕者。下血。煩。

欬者必吐血。

陳修園曰。人身陰陽相維。而陰實統于陽。血者陰也。陽能統陰。則血不妄出。今面無色。知其陽和不足。陽和不足。則陰火乘之。假令脈平。尙可無事。今觀其面。則無色。察其證。又無表邪之寒熱。而診其脈。又見沉弦。沉爲腎。弦爲肝。沉弦並見。肝腎龍雷之火上逆。逼血奔于清道。則爲衄矣。若面無色。其脈不沉而浮。不弦而弱。浮弱之極。手按之卽絕者。此爲陰陽兩虛。下焦之陰。無元陽以維之。而血下漏矣。若面無色。脈浮弱。按之卽絕。忽見煩咳證。煩屬心。咳屬肺。心肺病。而胸中之陽不能禦陰火。血隨虛火。湧于濁道。則從口出矣。以上三條。皆起于真陽不足。血無所統。故治血之良法。若寒不如甘溫。所以黃土湯原治先便後血之證。其方下小注云。

亦主吐衄。此金針之度也。

唐容川曰：面無色者，血脫不榮于面也。余見者多矣。今以面無色爲陽和陰不足。理頗近似，而實非也。內經明言心之合脈，其榮色也。則知面無色是血脫之故。又以咳爲胸中之陽，不能禦陰火。夫陰火誠有之，謂其火生于陰分，非謂此火屬陰。而卽不與陽火合也。有如鬼燐，卽陰火也。而西洋取燐以爲自來火，名曰猛火藥。則陰火未始不燃。又如焰硝，卽陰火也。硫磺卽陽火也。硫磺無硝不烈，以知陰火未嘗不合于陽火。修園謂胸中之陽不能禦陰火，意在助陽火以敵陰火，而不知益張其焰矣。特陽火宜逆治之，陰火宜從治之，反佐可也。若一意從陽，則未知治法。

胡毓秀曰：脈沉弦者，肝腎之陽鬱于下也。陽鬱于下，則迫陰于上，故血上溢而

衄血脈浮弱者。肝腎之陽浮于外也。陽浮于外則陰孤于內。故血失統御而下。血此兩處論脈一屬實熱一屬虛寒恰是對子。又按陰火龍雷之火後世之說其言最爲妄誕。此火果屬何火。若輩究不能言其理。吾特詳之曰。人之元氣皆在少腹下焦丹田胞宮。乃肝腎藏精藏血之所。肝腎陽氣亦藏于此。腎爲水臟。肝主藏血。胞中血足則火平。胞中水足則氣和。氣血調和自然無病。若胞中血虛則火旺。胞中水虛則氣熱。火熱上逆逼血妄行。故生吐衄等證。此火熱之氣乃肝腎之陽氣。卽世稱陰火龍雷之火也。因其陽潛于陰。名之爲陰火。義亦可取。但此火藏于陰中。陰虛不能斂陽。故致陽氣浮越。宜養血滋陰以納陽。豈可助陽敵陰。益張其焰耶。修園輩不明此理。而謂治血良法。若寒不如甘溫。信其說而誤治殺人者。不知凡幾。迄今讀其書。吾于修園有餘痛焉。

夫吐血欬逆上氣其脈數而有熱不得臥者死。

唐容川曰。血與氣交會在血室氣海中。血隨氣爲運行。氣以血爲依歸。但病血而不病氣。則氣足以資血源。爲可治。但病氣而不病血。則血足以招氣歸。亦爲可治。惟氣血交病。則不可治矣。氣者水中之陽也。腎水枯竭。陽氣上越。薰灼肺金。肺痿咳逆。上氣不休。則氣不歸根矣。血者火化之陰汁也。心中血管動跳。而爲周身之動脈。心血太虛。其火獨旺。則脈數身熱。盜汗心煩。不得安臥。而血不灌溉矣。凡此二者。病血不病氣。則猶可借氣以啓血之化源。病氣不病血。則猶可借血以引氣歸。其宅若兩無根蒂。不死何待。又詳吾醫經精義及血證論。自宋有龍雷之火說。與於陰陽氣血多不識真。最易誤人。

胡毓秀曰。氣分病多累及血分。血分病亦多累及氣分。故氣分之水陰不足。則陽氣乘陰。而干血。陰分之血液不足。則津液不下。而病氣因血與氣相附而行。故病能互相連累也。如此節吐血病在血分。然火熱上逆。肺中津液不能下降。失清肅布散之令。是病血分。而累及氣分也。又凡下焦水虛。血虛。病雖在下焦。而火熱上逆。其病上焦受之。觀此節吐血。其證則欬逆上氣。脈數身熱。夜不得臥。全屬心肺兩經受病可見矣。

夫酒客欬者。必致吐血。此因極飲過度所致也。

陳修園曰。吐血有不盡。由于氣虛不攝。或陰虛火盛者。夫酒客熱積于胃。而上薰于肺。肺爲熱傷。未有不欬者。欬則擊動脈絡。必致吐血。此與上言吐血不同。以其

因極飲過度所致也。

夫
胡毓秀曰。吐血症屬於熱者。多因肝腎水虧血虛。火熱上衝。此則非關肝腎陰虛。乃胃中熱邪上薰之故。蓋酒味厚入血分。飲酒入胃。胃絡通心。心爲生血之臟。胃中酒毒上薰。則心臟血分受傷。肺在心之上。心火刑金。則肺中津液結而爲痰。火制節之。令不能下潤臟腑。所以致咳嗽也。心臟血分有熱。血既不能安行脈絡中。而咳嗽又復振動脈絡。故必致吐血。總因極飲過度。酒內熱毒上薰之故耳。

寸口脈弦而大。弦則爲減。大則爲芤。減則爲寒。芤則爲虛。虛寒相搏。此名曰革。婦人則半產漏下。男子則亡血。

陳修園曰。寸口脈輕按弦而重按大。弦則爲陽氣微而遞減。大則爲外盛而中芤。減則陽不自振。爲諸寒。芤則陰不守中。爲中虛。虛寒相搏。此名爲革。革脈不易明。以弦減芤虛二脈形容之。則不易明者明矣。見此脈者。婦人則不能安胎而半產。不能調經而漏下。男子則亡血。此節提出虛寒失血之證。以見陽虛陰必走也。

胡毓秀曰。芤脈是外盛中空之象。蓋芤爲血虛。血行脈中。脈管內血虛火盛。故脈見芤象。註芤脈爲陰不守中。謬矣。又言此節是虛寒失血。不知此節是氣虛不能統攝。血虛不能內守。乃氣血俱虛之候。若只以虛寒二字了之。則含混矣。

亡血不可發其表。汗出則寒慄而振。

陳修園曰。此遙承衄後復汗爲竭其陰。此則並亡其陽也。

唐容川曰。此與上衄家汗出則額上陷。其義一也。修園解彼是竭陰。此是亡陽。不知彼亦是亡陽。不過衄出之經脈在額上。故主額上陷。此亡血是指吐血下血言。是傷周身之血。故重發其汗。則周身寒慄而振。蓋氣分之津被傷。不得充達周身。氣津不能濟血液之窮。欲發痙掣拘急之症。故寒慄而振。與瘡家去血再發其汗。則痙。其例一也。卽與衄家發汗則額上陷。亦是一例。總見血液亡者。不可再亡氣津也。氣陽也。亡氣分之津。亦可稱爲亡陽。然實非亡真火之陽。幸勿妄用桂附。且余是就陳注亡陽字立論。究仲景文無此二字。宜勿添設。

病人胸滿。唇痿。舌青。口燥。但欲漱水。不欲嚥。無寒熱。脈微大。來遲。腹不滿。其人言我滿。爲有瘀血。病者如有熱狀。煩滿。口乾。

燥而渴。其脈反無熱。此爲陰伏。是瘀血也。當下之。

陳修園曰。此二節辨瘀血之見證也。病人血瘀。則氣爲之不利。而胸滿。血瘀不榮于昏。則昏痿。血瘀而色應于舌。則舌青。血瘀而氣不化津。則口燥。但欲漱水而不欲嚥。上雖燥而中無熱。病非外感。則身無寒熱。脈微大來遲。以血積經隧。則脈滯不利也。腹本不滿。而其人竟言我滿。外無形而內有滯。知其血瘀于裏也。爲有瘀血。病者如有熱狀。煩滿口乾燥而渴。既現如此之熱狀。應見數大之熱脈。乃其脈反無熱。此非陽之外擾。爲陰之內伏。是卽瘀血也。瘀血屬有形之實邪。當下之。

徐忠可曰。仲景論婦人有瘀血。以其證唇口乾燥。故知之。則此所謂唇痿口燥。卽

金匱要略集注卷之十一 驚悸怔忡血下血崩漏血病脈證一六一三五 詳與前日
口乾燥足證瘀血無疑矣。然前一證言漱水不欲嚥。後一證又言渴。可知瘀血證
不甚。則但漱水。甚則亦有渴者。蓋瘀久而熱生也。

李彥曰。血屬陰。瘀則脈伏于內。故爲陰伏。當下之以去瘀生新也。

胡毓秀曰。吐血之後。血已離經。唇口屬脾。脾主統血。血既溢出經脈之外。皆在
脾之肌肉油膜間。瘀血阻滯。血不上榮于唇舌。則舌青唇痿。津不上升于口。則
口燥而渴。血爲瘀阻。不能順利流行。則脈微大來遲。此血已離經常之道。不惟
無益于好血。而反阻新血之生化。久則變爲乾血癆。蟲結爲癥瘕。變證不一。而
足不可不亟去之也。故治血證以去瘀爲要。唐氏血論證言之甚詳。可互參。

火邪者。桂枝去芍藥。加蜀漆牡蠣龍骨救逆湯主之。

唐容川曰。此節有脫簡。傷寒論云。醫以火迫劫之。亡陽必驚狂。此方主之。便知此節文有脫字也。脈浮爲陽。陽浮于外。又以火劫之。劫之者。掠去也。灸不得法。外陽隨火飛越。則驚。故用通陽鎮浮之藥以治之。觀此則知驚與悸不同。狂與癲更不同。

桂枝去芍藥加蜀漆牡蠣龍骨救逆湯方

桂枝

三兩去皮

甘草

二兩炙

龍骨

四兩

牡蠣

五兩

生薑

三兩

大棗

十二枚

蜀漆

三兩洗去腥

右爲末。以水一斗二升。先煮蜀漆。減二升。納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

心下悸者半夏麻黃丸主之。

唐容川曰傷寒論心下悸用桂枝以宣心陽用茯苓以利水邪此用半夏麻黃非故歧而二之也蓋水氣凌心則心下悸用桂枝者助心中之火以敵水也用麻黃者通太陽之氣以泄水也彼用茯苓是從脾利水以滲水入膀胱此用半夏是從胃降水以抑其衝氣衝氣降則水隨之而降方意各別學者正宜鉤攷以盡治法之變。

半夏麻黃丸方

半夏

麻黃

各等分

右二味末之煉蜜和丸小豆大飲服三丸日三服

尤在涇曰。半夏蠲飲氣。麻黃發陽氣。妙在作丸與服。緩以圖之。則麻黃之辛散。不能發越津氣。而但能升引陽氣。卽半夏之辛燥。亦不得蠲除飲氣。而並和養中氣。非仲景神明變化者。其孰能如斯。

吐血不止者。柏葉湯主之。

唐容川曰。柏葉湯與瀉心湯。是治血證兩大法門。因章節間隔。人遂未能合觀。不知仲景明明示人一寒一熱。以見氣寒血脫。當溫其氣。氣逆血熱。當清其血。氣寒血脫者。與女子之血崩。同一例也。氣逆血熱者。與女子之例經。同一例也。其間辨別。又有氣虛氣實之故。虛寒者則氣虛。有奄奄欲息之象。實熱者則氣實。有咳逆噦滿之情。詳余血證論中。

胡毓秀曰。柏葉湯與瀉心湯。一熱一寒。遙遙相對。為治血證兩大法門。唐注可謂有卓見。蓋血為熱逼則吐血。氣不攝血亦吐血。失血證實有寒熱二種。大抵熱證吐血皆歸肝腎兩經。腎為水臟。肝主藏血。水火氣血皆藏于胞宮。水虛血虛則火熱逼血上溢。此熱證吐血之因于肝腎者。寒證吐血皆歸脾腎兩經。腎合膀胱。化氣上行外達。脾主中焦水谷之氣。脾腎陽虛。氣不能攝血歸經。則血亦妄行。此寒證吐血之因于脾腎者。瀉心湯治熱證吐血。柏葉湯治寒證吐血。血統于脾。用乾姜以補脾陽。用馬通艾葉以溫散血分之寒。虛寒證每有浮熱。故用柏葉之微寒以清之。此方明治虛寒失血。而注者謂此證是熱伏陰分。此方是宣發其熱。殊為支離。

大春西曰。此方與瀉心湯。一熱一寒。遙遙相對。為治血證兩大法門。唐注可謂有卓見。蓋血為熱逼則吐血。氣不攝血亦吐血。失血證實有寒熱二種。大抵熱證吐血皆歸肝腎兩經。腎為水臟。肝主藏血。水火氣血皆藏于胞宮。水虛血虛則火熱逼血上溢。此熱證吐血之因于肝腎者。寒證吐血皆歸脾腎兩經。腎合膀胱。化氣上行外達。脾主中焦水谷之氣。脾腎陽虛。氣不能攝血歸經。則血亦妄行。此寒證吐血之因于脾腎者。瀉心湯治熱證吐血。柏葉湯治寒證吐血。血統于脾。用乾姜以補脾陽。用馬通艾葉以溫散血分之寒。虛寒證每有浮熱。故用柏葉之微寒以清之。此方明治虛寒失血。而注者謂此證是熱伏陰分。此方是宣發其熱。殊為支離。

柏葉湯方

柏葉

乾薑

各三兩

艾

三把

右三味。以水五升。取馬通汁一升。合煮。取一升。分溫再服。

陳注取馬通汁法。馬糞以水化開。用布濾汁。澄清爲馬通水。如無馬通。童便代之。

下血。先便。後血。此遠血也。黃土湯主之。

尤在涇曰。下血先便後血者。以脾虛氣寒。失其統御之權。以致胞中血海之血。不從衝脈而上行外達。滲漏于下而失守也。脾去肛門遠。故曰遠血。

胡毓秀曰。衝脈起于血室。上至胸中。爲行氣之路。並不行血。血之流行。皆在內之膏油。外之肌肉中。膏油肌肉屬脾。故曰脾統血。尤注謂衝脈行血。未得其解。

黃土湯方

甘草

乾地黄

白朮

附子

各三兩炮

阿膠

三兩

黃芩

三兩

竈土黃土

半斤

右七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分溫三服亦主吐衄

徐忠可曰下血較吐血勢順先便後血是內寒脾陽不足不能統血脾居中土自下焦言之則為遠矣故以白朮健脾之氣附子溫腎之陽又恐過燥以阿膠地黄壯陰為佐再以經火之黃土與脾為類者引之入脾使脾得煖氣脾腎為先後天之本調則榮衛相得血不妄出故又注吐衄
唐容川曰血者脾之所統先便後血乃脾虛氣不攝血故便行氣下泄而血因隨

之下方用龜土朮草健脾補土以爲攝血之本氣陷由于腎陽下陷故用附子以振腎陽血傷則陰虛火擾故用黃芩以清火而阿膠地黃又滋其既虛之血合計此方乃滋補氣血而兼用溫清之藥以和之爲下血崩中之總方熱證可去附子再加清藥寒證可去黃芩再加溫藥

此條唐註見血證論

胡毓秀曰遠血是中焦大腹油膜中之血因脾之陽氣虛不能攝血歸經血因妄行滲入腸中其血便後始下中焦大腹去肛門遠故曰遠血卽古之陰結下血此血在中焦不在下焦尤氏注爲胞中血海之血謬矣此證必唇淡口和四肢清冷脈細無力時醫多用理中湯加歸芍或歸脾湯補中益氣湯之類以升提之皆黃土湯之意但仲景用溫藥必兼用清藥凡血之所以不寧者多有火擾之若但用升補之品雖得治氣虛之法而未得治血擾之法宜于補虛中兼

用清熱養血之藥。則更佳矣。

下血。先血後便。此近血也。赤豆當歸散主之。

尤在涇曰。下血先血後便者。由大腸傷于濕熱。熱氣太盛。以致胞中血海之血。不能從衝脈而上行。滲漏于下。而奔注也。大腸與肛門近。故曰近血。

唐容川曰。注遠血是血海之血。不從衝脈上行。注近血亦是如此。豈不混哉。蓋遠血之異于近血也。豈惟先後之別。尤有形迹之異。近血者。卽今之臟毒痔瘡。常帶膿血者也。何以知之。觀仲景用赤豆當歸散。而知之矣。狐惑有膿者。赤豆當歸散主之。赤豆發芽。是排其膿。則知先血後便。亦是臟毒有膿。其用赤豆。亦以排膿。卽所以血行也。註家不知近血是何證。故致混淆。其注赤豆散。尤多鑿矣。

胡毓秀曰。遠血近血以外。又有腸風下血之證。遠血糞後下血。近血糞前下血。腸風下血。則糞血雜下。腸風證肛門亦不腫硬。但下血耳。臟毒下血多濁。腸風下血多清。其證有內外二因。外因爲太陽風邪傳入陽明。協熱而下血。內因爲厥陰肝虛熱生風。風氣煽動而下血。蓋肝藏血于胞宮。胞宮與大腸相連。胞宮風火煽動。逼血妄行。則滲入大腸而下血。故腸風下血。属于太陽陽明協熱者。十之一二。属于肝不藏血者。十之六七。凡治此證。總以清火養血祛風爲主。仲景書無腸風之名。時方如槐角丸。瀉青丸。或葛根黃連黃芩湯。皆可治之。

赤小豆散

見狐惑

陳元犀曰。赤豆入心清熱。解臟毒。當歸入肝補虛散鬱。能宣其血。入于經隧也。

薪而釜中之水。自無沸騰之患。濟生用大黃生地汁治衄血。是從此方套出。

瀉心湯方

大黃

二兩

黃連

一兩

黃芩

一兩

右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頓服之。

唐容川曰。注家于血之源流。終未能明。余于此篇。亦有未盡發揮處。以另有中西醫解及血證論。于血之源流。頗有發明。學者當參觀焉。

金匱要略... 卷之... 驚悸... 血... 止... 用... 治... 功... 用... 言... 一... 六... 三... 一... 言... 身... 前... 下...

醫家及應靈... 于... 之... 所... 流... 順... 育... 醫... 國... 學... 各... 當... 參... 攷... 試

以... 醫... 代... 日... 醫... 案... 于... 補... 心... 氣... 尚... 蘇... 未... 謂... 謂... 余... 于... 此... 際... 衣... 官... 未... 盡... 醫... 藥... 以... 民... 中... 心...

古三和以水三... 代... 黃... 泉... 一... 代... 神... 風... 之...

醫... 心... 靈... 丹... 之... 大... 黃... 湯... 之... 黃... 湯... 之... 黃... 湯... 之...

醫... 而... 醫... 家... 之... 水... 白... 濁... 將... 經... 之... 患... 海... 主... 用... 大... 黃... 湯... 服... 廿... 許... 服... 此... 湯... 此... 湯... 也...